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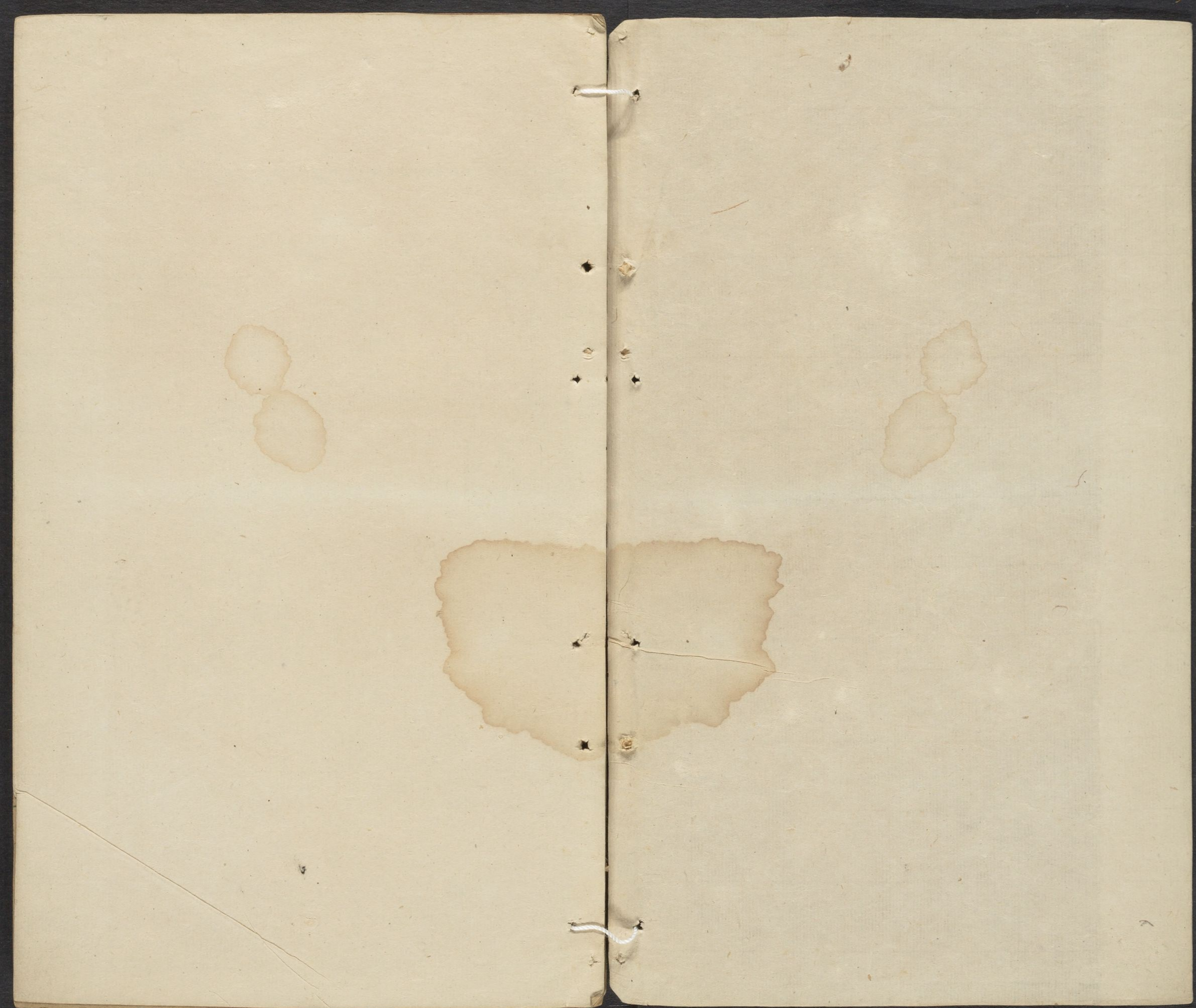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 1932

CHL 1060/4208 B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卷

正蒙

一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技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弊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畧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始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克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

示兒

葉耳。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
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
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躰物不遺，不應有
萬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閔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
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如此
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
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精微。
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
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五峯胡
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
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
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則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
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
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
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
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躰，竟得源頭，有未是處。
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
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特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
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
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大虛大和為道躰。

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正蒙
道躰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
箇天輪迴，蓋其思慮疲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
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竟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
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
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
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九六十一十二條，自正蒙
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
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六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
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淳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
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
乾子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
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

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采子曰此以太和狀道然與發而中即之和無異集釋太和者理無外逆事無乖天

隱顯升降者情之出入動靜者心之舉止相感浮沉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者氣之盈虛屈伸者特之

消長皆陰陽相盪而成者也網緼交密之狀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言氣化者也性若所謂理在氣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

之入於至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廣大堅固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天下莫能載也究畢竟也終也乾則直而易知坤則簡而易

能散殊分析而殊異也清通清明而通達也野馬莊子所謂濶而發而中節之和無異蓋謂天之道無外逆乖戾極其和暢所謂太

和者也其中涵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乃生二氣摩盪勝負

屈伸之端勝負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是即所謂道為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性為理而

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甚細密而白直究其歸也則又廣大而修久乾始為之主宰萬物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無遺者故為乾

之道故順于乾而不相作至簡而成物者故為坤之德及其敷于萬彙凡可象者為氣之所成全而為人偏而為物者皆可謂之氣

至于清明在中通達無間不可見其象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神妙莫測者乃謂之神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克塞無間不如田間

之野馬網緼交密上下東西飛揚無息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動而復靜之而復動或屈而伸或伸而屈循還無始上下之間

可以名太和之道也故語之學之者必知此見此而可為之知通見易也苟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美且智皆不謂之道又何足稱

於世哉夫升降屈伸氣也所以然道也道不離乎氣之中而實不離乎氣者張子事於高遠故言之如此孝者其致思於中庸不睹

不聞莫見莫顯之地明乎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成男成女之間盡知理之所在氣之流行有斯者如斯之嘆不流於虛無寂滅

矣。乾坤駁則無以見易故補王太和却太虛陰陽沖和之氣也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見矣補言一陰一陽所以運行者則謂之

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足言其軀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皆自此始其初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堅固此以其流

行者言也知猶主也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家而易見者起知於上便能始物而無所難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為坤

此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為萬殊有象可見為氣即所謂主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為神即所謂流行者也野馬謂天地間氣其

網緼交密如野馬馳也道謂天道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也苟不知此道不見此易雖有周公才美不過虛能技藝之美奚足以

稱其智哉愚謂正蒙以太虛為氣之軀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軀太和為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本

用朱子以太虛太和皆為道軀又謂是形而下者恐非張子之本

主理人言

三

意集解野馬見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如野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宋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集釋太虛無形猶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極也然大虛亦指道而言本體者主也內也客形者賓也外也盡性者踐形之聖人也夫大虛在上至空而明冲漠無朕者也理之所主氣由出焉何嘗有形狀之可見也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為思為神為生為死為盛為衰為成敗皆變化之客形使然乎是性則太虛而情則變化耳惟其太虛則至靜無為乃吾性之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凡有知識者一或觸乎吾前而吾不能不應之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即以此本體為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為外不敢不謹其防若是則外之所感者有感有形內之所主者無感無形惟盡性踐形之聖人然後能一之則內不失所守外不離於正混然為吾之所有一之而非二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比哉但張子以本體客形分之則為二途與一本萬殊者若倍蓰故朱

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以馬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有動靜屈伸之說語太虛者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千載之下惟張子能契中肯也夫然終不及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則皇矣上帝赫之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生是也在人則吾心之理至靜無為為首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生是也在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皆謂張子曰太虛為太極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猶周子所謂陰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猶周子所謂陽動而其所以神化之妙是太極也若張子果如說者以太虛為太極何後篇又言太極耶又謂橫渠太虛之說本無極其說近是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

集解客感爾以上是明理不雜於氣客感以下是明理又形也而發焉則成形矣是形實道之所為也故言道之用者不外來形性之淵源道雖無感然所以為感之理實無不具由是而發焉

聖人則能補註吾謂氣也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之殊其理則

曰適得吾身聚為有象即變化之客形故曰不失吾常夫天空虛亭

不能常聚又復消散而為太虛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一聚一散

而不一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天地之道故物來則應焉

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神之至哉彼佛氏之寂滅老氏之

狗生執有以言乎失道集解聚散攻取氣之為也雖百塗而不同

均矣奚足以知此哉然皆是理之所主也故曰順而不妄

聖固順也散則無形以氣之本身言言氣之為物其本體固散入

於無形也但其遊氣紛擾細縷凝結偶得吾身遂聚為有象耳然

其本體之常所以太虛而無形者亦未嘗因有象而失也蓋理氣

未嘗相離而亦不相離主氣以成形則理寓於形之中而實亦未

嘗有形可見也朱子曰當離合看此之謂也太虛寓於氣以生物

不可謂道為無也寓於物者復離物而為無又不可謂道為有也

蓋無者其體有者其用用相資有無相因寓於物而不離於物

也故能聚能散是所謂神也聖人盡道於天地之間能體太極之

無故方其靜也寂然不動能體太虛之有故事之來也又能感而

遂通不偏於狗生執有而為有所累亦不偏於寂滅而為無所累

也有無相須則是其心與天合存神其可謂極

至矣彼語寂滅與狗生執有者又何足言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可與言性矣

集解吾之身雖理在

吾身雖散然其所以疑結是身者之氣固自在於太虛也身者已

疑之氣氣者不疑之身均是物也但有聚散之異耳故曰聚亦吾

身散亦吾身死之不一者但謂吾得是太虛之理以成形上既散

則氣復歸於太虛是太虛之理初為吾所得者今還在太虛固不

為吾身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是其能合有無隱顯為一而不帶

於有矣故可與言性性即太虛之道也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

死猶有精靈不亡如佛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

別蓋以其強求力索所得故言有此未盡者耳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

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

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當若謂

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

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

情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

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

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諛而陷於淫

矣集釋隱顯理之微著者顯諸仁藏諸用之類有無幾之動靜者無

謂化人物所得健順之理謂之性天地所賦人物之理氣謂之命

然惟聖人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所從來即太虛之道也

生於無老子曰大道無形在育天地有生於無也山河大地為見

病之說佛氏以山河大地生所見之形為可病患者以疢疢無形

為無係累者是欲萬象歸於無世豈有此理哉一陰一陽易所言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所謂道也陰陽非道一陰而又一陽乃謂

之道也範圍天地者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

窮然有大過不及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而裁成之通乎

書夜兼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三極大中之矩兼天地人之至

性理大全卷五

人之道曰仁與義參天地贊化育此三極大中之矩也聖人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則能主之大虛空本氣也既云太虛則雖為何而

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妙皆通於

一而無二道矣蓋有無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火用神化者道

之妙性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者是以顯觀聚出之有形散入之

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必有道為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

無躡不可窮測而深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之

名氣者有限之物体用豈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

有無混一之常蓋无而无極有而太極太極又本於无極无極又

涵太極之道也有生於无是无為本極有為枝葉豈通一無二之

道乎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能相資

性理大全卷五

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由出物者氣之所成本為一貫者也若以

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

天性俱不相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於浮屠山河大地為見病之

說物皆歸於無性亦非成矣又豈通一無二有無混一之道哉此

道之不明皆由僭昏者畧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為性不知本

天道之感而遂通者為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之大乃

見其各滯於一隅惟其智明不極窮理之功是以誣說世界乾坤

為幻化幽明之道不能舉其至要遂躡等而進妄意而行不能自

有而無由靜而動自淺近而深遠不悟太虛太易之旨得夫陰陽

之理範圍天地之化通乎晝夜幽明人鬼之道三極大中之矩以

為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孝也遂使吾儒之正其與老莊佛氏之

生里

塵絕俗出家之說又定以天下之物皆有生于無為窮高極遠之
論原其入德之始皆不知擇術而求之人致然乎是以遠於聖賢
陷於佛老累武由之喪身唐德因之召亂多見其皆庶蔽於偏說
而沉溺於淫蕩也此深辨陰陽之道而分吾儒老佛之殊途存者
可不補註其曰書夜則該幽明死生人鬼之理於其中三極云者
擇哉補註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廣大中正之極而為天地事物
所取法故曰矩也矩即易道字也大抵張子本意謂太虛即氣而
人乃氣之所生性即太虛之理今欲一切棄之而以虛空為性是
何理也與未篇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意同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在生所謂生物以息
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
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
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
中咸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可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
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
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可見

六

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
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
以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陰陽剛柔
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歟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
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
歟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
是道理發見大地與聖人皆然此等集釋工逸云塊霧味貌說文
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集釋云塵埃也氣之充滿也
若塵之飛揚無際孰使之哉氣也生物以息相吹出在子道逆前
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然專以氣言虛實動靜陰陽
剛柔兼以理言質言流形融結其大者糟粕煨燼其小者大抵天
地陰陽之氣絪縕之在上下動如滾湯鍋相似滾來滾去
蒸得許多物出來二氣滾來滾去也生出許多物來朱子有言升
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正此之謂夫陰陽二氣塊然於
太虛之中或陰升陽降或陽升陰降飛揚之謂夫陰陽二氣塊然於
息蓋無須更頃刻之或停也易所謂絪縕之萬物化醇在子所
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
自此而出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柔一剛自一而萌浮而上者陽氣之
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雖升降也感遇于春夏而為風雨則其散
也感遇于秋冬而為霜雪則其聚也以至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
結糟粕煨燼之小無非上天補註陰陽二氣塊然於太空之間氣
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乎補註陰陽二氣塊然於太空之間氣

未嘗止息是其用也蓋升降者陰陽之兩端此虛實動靜之機若
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飛揚者游氣之紛擾此
陰陽剛柔之始若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
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是也葉氏曰坎然盛大氣氤之義坎然
太虛周流上下曰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
是而形故曰机陰陽剛柔定体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
濁合而為風雨雪霜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
之杳泮消長萬變生七不窮皆道体之流行故曰至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施方其聚也
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
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
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目光說或作目說
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
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
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夫氣之聚而形存故目之
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是以天地所示之物皆
有象焉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自可得而見不聚則不可得而

見易所謂離為自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
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夫氣之聚而形存故目之
明可以施而見氣之散而形亡則目可得見乎氣聚形成安得不
謂之察有之者自外來也散而無形不又則聚安得遽謂之無是
以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但云知幽明之故不
云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中氣行乎理之表尚可以有無
之哉且盈滿天地之間者皆可法之象其文章條理甚密察也非
目豈能睹哉方其形之聚而顯也可知其幽之因已有基于此不
形而隱也又有以知明之故亦已前補註二察字不同下察著也
乎其間豈有無斷絕者之可比擬哉補註天方地理上下昭著盈
天地間之法象皆太虛神化之所為猶盈天地間之制件皆
聖人道德之所為也觀聖人則知天地矣餘見朱子本註集解
氣不常聚也必有散如客之不常在此暫來而即去也故曰客散
則形之散而已然其所以為形之氣則還在太虛氣之所在理即
在焉固未嘗因吾形之散而遂泯也故不可謂之無

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
理之學也集釋水凝者若氣之聚水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水

生理之學也集釋水凝者若氣之聚水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水

虛之氣無七也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參有參錯之象伍有十五之合易曰參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所以通其變又曰彌綸天地之道參三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大虛之中猶冰凝釋于衆水之上氣之聚猶冰之凝氣之散猶冰之釋大虛即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無者也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蓋於參伍之神妙不過以剛柔相推八卦相盪每七變易而已諸子莊荀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一於無之分非窮理之孝也窮理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竟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聖人之事也孝者則自格物致知之始以極盡性至命之妙乎

補註大虛之氣聚則為萬物萬物散於水哉參伍出易大傳本義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皆操著求卦之事蓋太虛即氣本非二物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不過盡於參伍之神陰陽變易以成爻卦無非論天道而性即在其中故不可有上無之分也

集解冰之凝者水復為冰冰與水未嘗相離太虛理也理寓於氣之聚而成物即此理主是氣以聚焉其物之壞而氣之散也復歸於太虛氣不外理而別為一物猶水不能外水而自為一物也此只是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大虛之所為則太虛非雜氣而入於形者矣故知此則無之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氣之往來升降為參伍即交易是也陰變為陽之變為陰參伍錯綜往來推遷而不已

大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是之謂交易雖各一其氣也莫不有理寓其間兩在而不可測所謂神也是神即在參伍之間故曰參伍之神猶言陰陽交易之理也

集釋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七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執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七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見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或問太虛之說本是說太極却是說得無字張子之意蓋謂太虛是氣之清七則無滯礙所以為神七則無方不清則反為濁七則滯礙滯礙則成形象為愚人為雜物不及聖人之神也如是則理多舛疾氣亦昏妄不為甚濁者乎蓋以神為清是言氣之精純者以形為濁是言氣之昏滓者神可為清不可為濁矣豈知太虛之氣乃含清濁者乎理則有昏明而無清濁也故聖賢則清濁在躬窮理盡性愚柔者則變

補註大虛為清七則無礙是陰陽兩端循其異而反其同者焉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蓋反與為氣之查滓神化之糟粕故濁本註程子謂氣外有神七外有氣是兩之也又言清者為神濁者何

獨非神乎則是物與虛不相資
形自形性自性豈張子之意哉

九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其達清
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集釋此曰九氣殆不專指太虛言之故

具達此清之驗以其通也不行而至此通之極以其神也蓋以發
明前言太虛為清以下之意耳有解風行為不疾而速據指太虛
之氣為言後又解為九人之氣者皆未通或謂九人物與天地
太虛一體也其氣之清者無所滯礙莫不通達如野馬之相吹大
明之扶搖無所不至也其昏濁者則壅滯而不能通矣清之極者
則虛靈不昧妙用無窮所以為神及其氣之聚而少有間也則散
而風氣流行聲聞具達在天地則八風以宣在聖人則四方風動
豈非清之驗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豈非通之極歟九天地之間
不牽者因于不清不至者因于不通也清且通者天地之妙用聖
人之神化乎視前說稍為近理錄之以備參考愚謂亦不然也准
孰玩當集解昏則重濁之氣如玉否之類是也靜而動故曰壅間
自得之集解疑也陽氣寓陰氣疑結於內間隔而不得入則是陽
氣與陰氣聚而有間也故周旋不舍而為風聲聞具達於遠近此
蓋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清之驗風光之清者也清
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為清通
之證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為然孝者當自擴充之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道
覺存心之名

山太 虛者 天之 名 合虛 與氣 有性 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尔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
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
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上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離却
氣化說雖離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
理無安頓處如冰中月頭是有此冰方映得月心之知竟又是那
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竟方運用得這道
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
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
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
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
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
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
性與知竟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
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
大為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
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竟集釋由從也天
合上看知竟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集釋與道在天

性理大全卷之五
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由天有道之名道即理也由是人各得其健順五常之德以為性此有性之名也心則雖同乎物而猶重乎人也性者心之理知者心之氣也○愚謂此一章張子之孝大有得處一生工夫在此惟有心故當盡心而存心惟有心故當知性而養性惟有天故當知天以事天太虛氣化性道心之名太虛天也一理俱包其中混然一物但可名天耳既曰天則有主宰乃道也理也故虛歸之天氣化氣也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雪霜山川木石金水火土是也性兼人物而言合虛與氣者虛即理仁義禮智之德也氣即氣化善惡吉凶得失悔吝之類性而含情者也道理也未看人物上存乎其間然孰主之為陽而陰孰主之為陰而陽人為陽物為物之故此即道也太和之所自也心氣之虛靈理之即郭人血氣之動有知有覺其理氣化有道也心氣之虛靈理之即郭人七即虛之理也合性知者有心性即心之理知者即心之氣也是以出入無定在操舍則存亡常操存以養是心則性道天皆在我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
目凡天地法象皆神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一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

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尔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神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不方發生是神周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虛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牧斂是鬼○**集釋**此以下專明一神兩橫渠說得別這箇更是天地間妙用

集釋此以下專明一神兩道也蓋謂鬼神者乃二氣屈伸往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無疆乃得天之道也神者無形乃太虛之理妙於應物之名其天地之間山川草木之類凡為法象者神化中所餘之糟粕耳神化四氣中之至堅而糟粕為形為物也張子因言天地鬼神而遂及聖人之神即太虛妙應之神凡天地法象皆神之糟粕非神化之至妙猶聖人之制作皆道德之粗迹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神化不可測其可見者法象之糟粕耳聖人之道德不可知其可知者制作之粗迹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集釋衆動者物之蠢動人之作為皆是也天地之道不窮者寒而復暑暑而復寒所以不窮無盡也人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

物則屈而又伸伸而又屈所以亦不窮也鬼神之實為幽為明為來為往亦不越此寒暑屈伸二端而已所以為鬼神而妙用不測也所以無而視不見所不聞有而洋也如此造化之迹可見者若天天地之間皆鬼神之理而出于自然此所謂良能者乎

集解天道之所以不窮寒暑推遷而已衆動之所以不窮屈伸祖禪而已衆動指萬物也定也屈也鬼也暑也伸也神也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不越此寒與暑屈與伸二者而已非謂別有一鬼神如佛老之所云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集釋兩指陰陽兩之用不立則一之體太極隱於無也太極之體既不可見則陰陽之用亦止息矣陰陽之二體陽生故虛陰成故實陽虛故動陰吸故靜陽性發散陰性疑聚陽氣輕清陰氣重濁究其極二氣之運補註兩者虛實之類只一氣之往來氣長則為陽氣消則為陰也

以理言動靜以事言聚散以氣言清濁以質言兩氣之用有所不立而無動無靜則一之神豈可見一之神不可見則兩之用又止息而有窮矣謂兩體則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用分也其終則神之清然一也豈二道乎惟一故神惟兩故化兩在故不測而一於神至于化雖兩而推行于二也動而又靜孰則其靜也而又動孰測其動此所以為神乎

聖人
以剛
柔立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集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所以立本者也自此而彼變以後時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皆易之辭也木一也靜也感動于中則通

變于彼是皆神之所為也故不有兩則一何從見乎故聖人以剛一柔為之定位然後變通以隨時若乾坤之見於易者比陽皆乾九陰皆坤卦畫定位而立易之體矣乾坤毀何以見易乎以畫卦之不立也又豈能變化而行哉此一章明兩故化之道者也

補註此又申明上章之意蓋必兩相感而後有通不有兩豈有一端而後有一者也剛柔乾坤集解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是有兩也本與易是為一也集解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以剛柔立本以作易言乾坤即剛柔也指卦書易者變易之理也此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龐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也章言塊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性理大全五卷
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
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
以生人物之萬殊如磨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
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生出人物其中有龐有細如人物有扁有正
○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旋轉這便是循
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旋轉中間帶得水灌既
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
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
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
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
也○此固是二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
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
了開也了混故周子云混今開今其無窮乎○游氣是裏面底譬
如一箇扇相似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游氣紛擾猶上篇所謂飛揚生物之氣也陰陽兩端猶上篇所謂
升降流行之氣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陽行於左陰行於右中
間陰陽之氣合而成質所以化生萬物葉氏曰游氣雜揉凝而成
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
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軀陰一陽陰陽不

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集釋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

也此章皆易之辭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
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遷而歲功成也聖人則範
圖而曲成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一陰而又一
陽不可窺測此皆所謂兼乎幽明生死鬼神之道也日月寒暑天之
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體而不補註此張子歷引繫辭
定此聖人窮神知化之盛德也補註之語而總斷之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夫道春秋分而氣易猶

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

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

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及其為有友斯有仇仇必和而

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大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

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集釋一時之一息者人身之寤寐也一日之

一息者天道之晝夜也一年之一息者

歲功之寒暑也。有象者為春，為夏，為人，為物之類也。對者，春與秋之類，仇者，寒與暑反之屬。反其所為者，春生秋殺，夜暗曉明也。和而能解者，暖生而寒退，涼生而暑消也。天之愛惡之情，如寒暑晝夜皆同出於天，有愛有惡之私，不過人之物欲也。故如春之生可愛，秋之殺可惡，固為太虛之所出人愛之惡之，則人心之私矣。及其春也，俄然而生，秋也，俄然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分厘之失者，豈非太虛者神之所為乎？此皆動而又靜，靜而又動之理，神妙不測行乎其中也。愚嘗併論之，人道之呼吸一息，一動一靜，一息也，壯老百年也，生死一世也，天道之晝夜一日也，冬夏一歲也，治亂百年也，闔闢萬世也，皆無非一陰一陽之使然乎。
補註：人

集解

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所謂魂與人之愛惡而言也。交即神遇言，理出與天地之氣相交也。寒猶夜暑，猶晝。張子友言之，不知何故。氣本之虛謂木，林指太虛之理也。湛然純一本無形也，感動而生物，則太虛之理始主氣以聚焉。而有是象，由於感而後有也。非其本，則元有此象也。有象斯有對者，如有日之象，必有月之對；有男之象，必有女之對。此必

反其為者，如日晝而月夜，男外而女內，皆相反也。有友斯有仇者，如日月異行，或有時而薄蝕矣。如男女異姓，或有時而反目矣。雖未必盡然，然使有仇必由於有友也。仇必和而解者，如日月各循其畧，則蝕者復明矣。男女各得其欲，則怒者復睦矣。仇者惡也，和而解者愛也，愛惡之情，其初皆本於太虛之理，而生本無不善也。但卒感於物而化，遂歸於物欲耳。非謂愛惡之情不由於太虛，亦非謂初稟太虛之理，即有是物欲也。性本善，氣質有不善之說，肇於此矣。倏而生忽而成，言太虛之生物，倏然而生，忽然而成，不容有毛髮之間息。是蓋無為而無所不為，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無心而成化者也。故曰：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心，陰陽者

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集釋：其實一物無心，陰陽者當作其實

肖如牛自為牛，馬自為馬，人自為人，物自為物，而牛黃者或生黑

字馬白者，或生赤駒，聖或生愚仁，或生聖固不同也。如物有牝牡

人有夫婦，物有起卧，人有作息，無一物無陰陽，天地變化亦不越此也。
補註：熊氏剛大曰：人物並生，物無陰陽者，以此知得天地中間變化上化，只是陰陽二者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

物為不二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納縕二端而已。集釋：萬物之形與

之糟粕餘事耳。若性與天道之妙，惟在易焉。至於人心動有萬端，

因感於物，有萬端而不一也。心未嘗不一焉。正猶萬物自形自色，

則感於天而告事之萬殊，則感于心各有其物，同異大小內外之

分也。若上天之大無所不包，更無外之可名，然其為感，不過陰陽

一氣之網縕，流而巳。則人心至小而所感之衆，天

道至大，而所感之小，此其德之簡易而過於人之紛擾也。集解：萬

形色即是神之精，精固不可即。以形色為神，然神即寓於形色之

中，形色特其粗迹耳。實不可謂形色與神為二也。此言無不離乎

理，易精陰陽變化者，言氣也。其所以變化，即性與天道也。故曰：易

而已矣。此言理不外乎氣，心之所以為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非

心中元有萬殊也。故曰：寂然不動，又曰：至靜無感。此言理不雜於

氣，天指太虛，同前曰：由太虛有天之名言。大虛之理，本至大無所

不包，然所以為感者，不過陰陽網縕二端而已。實非有外於氣也。

氣以載理，上以主氣，但氣自氣而理則太虛耳。此言理不離乎氣。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集釋：物相

動者形而下者也。所以相感或動于彼，即應于此。或形于彼，即纏

于此事，利於用，且或出或入，莫知其鄉者，神之不測，心之無定在

也。神與心則能一萬事，萬物之妙者，乃是乃形而上。集解：如日月

之理也。此章專論神之妙，而人心之妙亦猶是乎。

勝之有天人

氣。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

志一之動氣也。集釋：氣一則能動志，志一亦能動氣。天定則能

也。卒其實而言之，所謂洪水之害，雖帝堯在上，而下民咨此水

之氣，一能動聖人之志也。舜之為治，功成樂作，而鳳凰來儀，是

人之志一能動鳥獸之氣。補註：童氏發微曰：孟子曰：志一則動

也。此章又兼理氣而言之。補註：氣也。氣一則動志也。書曰：洪水

滔天下，民其咨。言堯舜在位，而下民猶有洪水之咨。此天之勝

人乃氣一之動志也。書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人之勝天，乃

志一之動氣也。參兩篇第二。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

性也集釋者徑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分者法之所由

立一者性之所由貫剛必柔濟男必女交法剛柔男女所以為兩

太極之理寓乎陰陽性也太極陰陽所以為參效也象天人之參

天地者至矣此參天兩地之補註此什易參天兩地之義也兩儀

說故聖人兼三才而兩之也周子之意謂太極具於陰陽未分之前而見於陰陽既分之後故

男女即氣之化而神之著也愚謂張子之論太極與周子相表裏

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極即太極動靜之機

也張子之意謂太極具於陰陽未動之先而見於陰陽既動之後

故曰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化即太極陰陽之妙也此太極雖在

陰陽未分未動之先而實未嘗不存乎陰陽未分未動之內非陰

陽之外復有所謂太極也此橫先儒所未發之秘李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一神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采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

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

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

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推兩而後能行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

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

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

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

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肢皆一物

故觸之而無不齊不持心慮至此而後齊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

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聲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

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總動這氣即敷於外

自然有集釋愚謂一陰一陽人之夫婦昆虫之牝牡草木之雌雄

所感通集釋皆是孤陽則不生孤陰則不育也推行此一陰一陽之謂

道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朱子註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

觀易則知張子一神兩化之說。愚嘗讀周子之書無極以氣言

太極以理言下則一陰一陽互為其根太極是生兩儀也一陰一

陽謂之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與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

性也何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與男女剛

柔而效之法也同前章如此已言性與法矣此章則言一者故神

其專一悠久而神妙不測在七有之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也兩者無陽不生無陰不育陰陽各具一太極所以推行乎一今

李者專指氣言矣如是則與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旨全相背

馳一物而兩體氣也不過言太虛之氣本一物而有兩儀之陰陽

未氣而一故神兩故化焉言神則有太極之理存豈可專言氣乎

故張子亦曰散殊而可象為氣情通而不可象為神已分氣分神

言之未又曰神首太虛妙應之曰太虛即太極也故以神兼補註

氣理言則可專以氣言則不可但未及性中仁義之理而已補註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性理大全卷一

一物兩辨即一太極兩儀也雖一也然陽動則太極在陽動之中陰靜則太極在陰靜之內故神妙不測陽動陰靜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其一耳沈毅齋曰神者理之妙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也形氣而不可知其所在陽也全神在陽而非動之所能管其在陰也全神在陰而非靜之所能向所謂合一不測也化者是氣之消縮者也其去也無跡而難留其應也有漸而非遽自子至亥而化成一日自初一至三十而化成一月自一月至三月而一時成焉自春至冬而一歲成焉所謂推行有漸也

地純陰疑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

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華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帝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金不水火土五星之常一者二十八宿恒星之不變者月速日緩者曆家右行之說以返數第也此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純陰而疑聚於中為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於外為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體焉古不易以天而言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順氣之浮陽者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是地亦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係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右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已然月為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為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與天同行之金水附日而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感可知或為三方金火土木之相克制或為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此其理之精深也鎮星乃地土之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不與地同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為之質故內暗而外明陽為之聚故性熾而光顯其氣少微于日而行倍遲于日焉木則一歲盛衰者歲必遲一辰如子為文星紀之類木星一歲星官故木曰歲星十二辰為十二箇月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天日復會之象也愚謂月本陰遲而行其緩日本陽剛而行其速張子則未及乎

此耳金為啓明水為初氣其
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速

九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
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
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
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
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晞家有此論人皆守
定張子說日月比星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
周三百六十五度兩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彼
天進一度則可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天不
上積至三百六十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方恰周得
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星
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天蓋比天為退了十三
度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纏合又行二
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

而右曆家以進數雜筭只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
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筭
則筭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令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蔡季通云西
域有九執曆是順筭○天無躡二十八宿便是天躡隨天而定日
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在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
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如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竟月月以右轉了禮
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
周天之外更行集釋此示大虛所動之機也蓋言天下之物九圓
一度其說可證集釋轉者動必有機巧之處是機在物之身非自
外至者也如弩之牙在弩而發如車之輪在車而動古今謂天左
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之出沒恒星之昏曉其變化之有
機也且在天而運動者惟日月五星而已二十八宿之常星一以
為晝為夜如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星虛其為晝夜之理明矣
月令昏中且中之說亦是一是但以地氣乘機左旋于中故使常
星二十八宿及天河轉此為南如參畢為天河之尾斗牛為天河
之首首在北宿也夏則天河轉而在南方矣日月因天隱見在上
則見在下則隱隨天之轉運也日月也二十八宿也河漢也皆乘
此氣機而旋行也然太虛之天本無體也以日月星辰為體耳既
無休則無以驗其運動于外之迹也此一章專言物之有機而動
即如氣機也張子之言不無小疵地之寂然不動雖乘氣而在上
何嘗左右旋轉也則不能載物矣惟其批馬之真氣載于上耳如

水之舟水載之而行其中則至虛容物外則至堅而禦患所以能
前進而未嘗左右行也。○愚嘗論天與日月五星必為左旋之說
此若春分之夕火星在中角星在東平旦角已西矣其次日之夕
角又在東又如弘治庚午三月己卯夕火星入井口二鼓則已沉
西星辰之夕亦入井中如是則角宿火星之類皆自東而西火行
緩不及天行速三四日行縮一度若右旋耳其實皆左旋也於天
之必於左旋者自東而西其定方也陽升自東陰
降自西詩曰蝦蟇在東易曰自我西郊天之道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集釋 愚按朱子前章之意謂
日行天上頗速五星與

月行頗遲月如蟻行磨上頗慢於磨日如
蟻與蟻子同行磨間蟻子又疾於蟻也

補註 即上隨之少遲則
原移徙而右之意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宋子曰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
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天不有兩則無一有似於配者也沈毅齋先生由天形周匝而包
乎地之外地形空闊而附乎天之中是以形而言之也乾無一而
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而有乾以始之
是以數而言之也是皆陽全陰半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疑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

一歲
寒暑
之候

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
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
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均其精相感

邵子曰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數也○**宋子曰** 天

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知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
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清而曰** 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

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中水環
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

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北冬遊
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

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
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水與元氣相為

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
為汐一書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

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裡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北
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
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
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總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

水沙五事

海內日月

長短乃天賦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
襄公海朝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係於月七臨卯酉則潮漲乎
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
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
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
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月之進
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釋脩長也二氣陰陽之氣也朝曰潮夕曰汐小大潮汐之小大也
至日行南陸自辰至申則行倚邊倚邊至低之處故日短朔則月
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生望則月與日對得乎陽而陰之氣
方盛故潮水大春秋陰陽之和潮亦大月行弦上而闊近故似遲
月行中天而狹高故似疾非月實有遲疾也恐游氣之說深不足
信月有遲疾則一日行十補註愚按此章張子之意專以二氣升
三度者不足憑以筭曆矣降言之首句地有升降下文明言
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非謂地之大躰亦可升降也蓋一
歲之中有子月以後陽氣日升地氣日降則為春為夏而日以長
陽上陰下故曰虛月午月以後陽氣日降地氣日升則為秋為冬
而日以短陰上陽下故曰盈此一歲寒暑之候有在於地氣之升

降也至於一日之內自子時以後陽升陰降則旦而潮生自午時
以後陰升陽降則夕而汐至此一晝夜之盈虛升降以潮汐驗之
為信也然間有大小之差者蓋水亦月之屬朔則日月相會望則
日月相對陰陽相感此潮勢之所以大也本註黃端節謂此假地
有升降日有修短反証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器說
而以渾天術余襄公海潮圖序言之非張子意也

日管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交交則光為之食矣

宋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員匣相
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
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
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略頭相交處相撞者望時是
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
下日常在上既是相背被月在下而渡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
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
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
虛所射於食南端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影
竟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
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文會
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而相錯月之一周
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
出或七入六出九三十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

生里... 長... 十一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人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按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正行其餘入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在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集釋 日質本虛也月質本陽坎中坎也天有九道之高見於書傳共有十三處交係日月相會每當其間若曆家黃赤一道十字略頭相交外一在角亢一在奎婁則日月常食于此矣昔仲康之命曰辰弗集于房則又不在奎角之間矣惟闇虛可信者愚嘗視日不瞬見其四圍者有光燦人而日青闇則月之食或滿或半者闇虛所不照及者則為食也諸家月蝕之說惟此為近

集解 陰離中

之既陽也日以光對月之魄則以陽對陽相資而有光若精交則是以陰遇陽為反交矣故有掩日則日蝕日射月則月蝕

集覽 按五代史朴東平人周卒進士為校書郎嘗獻平邊策累遷樞密副使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動不已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盈之驗

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東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纒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眩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上離開了

生里八八五卷

長一三五卷

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
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日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
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
乃鏡中天地之色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
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
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經前縮後
近一遠三以天之圖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
一。黃帝曰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
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集釋皇極經世說
二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集釋文等書云月
者得日氣而有光又曰借日之光星者日之餘又曰星者日之所
生故日之兩足一丁一丁象其形為初終上形則日之半躰星字
從日生皆出於日之光日陽類月陰類陽施陰受自然之理書曰
載生明又曰載生鬼旁死鬼未嘗聞有側望如鈎處中望而全明
之說也其實始生明之微者日所遍照于一邊載生鬼之微者日
所照不及也有仰有側者日與月東西同度則月光生于西而為
仰日與月分南北而各道則月光生于旁而為側皆日之所照及
而為盈昃也使如粉塗之說則當見其東之白而不能見其西也
况生明之際東猶有鬼影之全信月為太陰而鬼為其體也月中
地鳥亦有可疑天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日中金鳥月中玉兔皆
日月之精日生卯而為旁日鬼月生酉而為畢月鳥誠有取于互
藏之義觀於史日中鳥見月則東升有兔影在南中天則兔影西

矣使為地影尚何補註童氏發微曰此承上文言月虧盈之理日
南西之改易哉。補註月同麗於天於人似無遠近謂日近月遠
愚所未喻終謂晦朔以前初謂晦朔以後終如鈎晨見東方初如
鈎昏見西方上弦則昏見中央下弦則晨見中央至望則日月相
對而光滿晦朔則日
月同會而月光滅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與串弦則光為之食精之

不可以二也集釋月所位者陽月質本陽也質本陽而氣本陰故受

之如日也若畫之質以粉塗之而施五采此受日之光之謂也月
位陽矣所成者陰而不再受日之陽受之則有炎赫之威而無生
育之功矣至於月盈相望之時月是中弦之際有時而食焉以其
闇虛之相射半弦之不全是以光為之食而月有不明之處正由
日精之不可以分故也故光有補註月平時相望但受日之光不
時而增減之而精豈有二用乎補註受日之精故全其光有時相
望中弦則光為之食者有以受日之精矣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之精即其中闇虛是也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
虛所射集釋月所位以其質言陽也日之精亦以其質言陰也陰
故食當也中弦正對之意也受日之光故光應之則明不受日之精故
相望中弦正與相對而精射之則食蓋光者用精者休用可以兼

乎外而體則貞一而不可以二也故精不能及月而不為月所受人心之妙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如此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

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集釋日月有形者也日為物之陽月為物之陰

陰受陽建陰順之理存焉故星月借日之光金水為日之附亦陽

施陰受之道也陽施火日也陰受金水星月也又如夜之火照於

金水則有光照明也此即不補註相物猶言為日月也星月金水

上不能受光于火日之一端補註皆陰之屬也火日陽之屬也

集解道以形相物者以形相推而為物也日月象而已矣日形者對

分而言之曰成象成形總而言之曰形而下而已理氣不相離

故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為物未嘗無道焉日健而施月順而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

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蒸

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

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

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離之

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為離月為坎其形不

散者相為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為求合網緼交密充動者相為揉

錯非相生合以垂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已欲一升之

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而合于

鬼神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曰性命之理神

妙之道集釋日陽精質本陰月陰精質本陽上中有陰上中有陽

而已哉集釋故曰互藏陰陽互藏其宅者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

四河圖以老陽之九居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居一之外是老陽老

陰互藏其宅者少陰之位一少陽之位三河圖以少陰之八而居

三之外少陽之七居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宅者日陽月陰

麗于有形雖乃古而不變至于陰陽之氣如環之運此來彼往或

集解精而

無陰則失其所蔽陰之精而無陽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
物矣必陰陽交合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蔽而不洩陰有主而不散
故谷得其所安蓋性之相交形必相資以成也日之體本陰上之
精藏於陽也月之體本陽上之精藏於陰也故其形萬古不變相
資以成相待以久也相兼者相資也即相生也相制者相克也獨
陽不生有陰以成而後其生之功以顯也獨陰不成有陽以生而
後其成之功有因也生者昌其成而已矣成者成其生而已矣不
相兼乎陰者斂也陰長而陽消也陽者發也陽長而陰消也消長
相克反復循環也不相制乎是皆以兩而立理所必有故曰欲一
之而不能此正所謂不有所則無一語之至精者也最宜詳玩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集釋易曰日月得天而

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忒故能久照此皆得自然之理而能然若蒼蒼上者天之形耳非日月所得者也

補注此與易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之意同言理氣不相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其數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一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
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
不及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
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
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
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百行
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十七三歲一閏則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
章。黃帝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
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
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
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
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
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六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

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分
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
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
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
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
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九歲餘分八百
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
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九日通二
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
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二千四百九十
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余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
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
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
年而皆齊此所謂氣律也 隼釋 止術也張子論天之日月星辰交食作
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閏之法蓋有先儒所不及者而廣瑞節之閏法又曆家千古之二
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十一
九百八十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
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
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
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分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分
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三十四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七日而月
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
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計得日十日又八百二
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
所少通得二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 補註 周天二十
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不可易者率者不可不知 補註 四氣九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則與日對二十
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
日半有奇為間與日對時則月為之食與日
會時則日為之食此交食法即與閏同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集釋 遂者生而成之各遂其生

也 補註 遂猶達也沈毅齋曰自動靜而言之則主乎陰所謂乾不

則陽嘗兼陰也 不兼陽又豈可以並言哉論其分則陽一而陰二

陽尊而陰卑也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分也論其氣則陽始而陰成

則子弟臣妾之類也 集解 遂直遂發生也春夏之時是也

陰性疑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執物散陽為陰累則

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九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灰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二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暴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尺乃已也庚氣飛雷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陽和惡不正之氣所以雷米穢濁或青黑色
集釋曰陰之性主於凝結翕聚陽之性主於發達散布然陰凝之極陽氣必有以發散之其勢同歸於散陽方發散陰又凝合以累之則一氣相挾為雨而下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飄飛奮揚為雲而起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蓋雨雲皆陰之屬也風屬陽皆陰氣為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故九陰氣之凝結陽在陰中不得出則擊裂而出為雷之聲陽在陰外不得入則運轉不已而為風

之飄蓋雷風皆陰之屬也是氣之聚散而實故雷風大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且緩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合而解散則為乖戾之氣為昏暄陰雪陰氣常弛散而舒緩受陽氣之交合則風雨調順當寒而寒當暑而暑而皆得其正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集釋天象日月星辰是也陽天也日本陰質月

星夜明本陽中之陰也
補註天象陽中之陰所以聚而不散風中之陰所以聚散無常也
集解陽者氣

天象則稍有象故為陽中之陰風交於物霆起於地本陰之類也然實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中之陽孔子閒居曰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注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出於地

雷霆感動雖遠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與集釋陽氣感乎陰之圖裹倏忽而動擊固速也所從來亦漸者不惟始起吉之緩上而歷春終秋凡擊物之先亦緩上也

德之盛者聖人也故能窮神知化以剛陽之氣擊惡類之物作甲折之品若有神以主之故曰帝出乎震此神化所從來之一端也

火日外光能有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

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集釋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

性理大全卷之五
物兼体言水
火体萬物

水者陰疑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有其氣陽也。**集釋**陰疑為水陽不能勝之故

蒸暑熱也散而不能受者光
芒四出而畧不能受物也
補註水字恐當作水蓋陰陽少陽麗於陰則成水陽少陰則成火

勝陰也火則陽麗於陰之外故有光而中之陰猶伏藏而未盡也
故中暗朱子曰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火氣曰蒸蓋也散猶施也指其光之燭物氣之蒸人而言

言火之烈然炎熱人之觸之而重蒸者有影而已非有形也能散而已不能受也或曰火之觸之而重蒸者有影而已非有形也能散哉蓋火但熱氣而有光者本无形質塊而紅者乃火之焚乎木木之熱見火而紅也非火之形質也如瓦石以火焚之皆紅而熱豈可遂以瓦石為火哉但瓦石之體堅火不能壞木之體疎火焚之則壞耳固不可遂以木體之見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集釋**坎離二卦也參兩大道二篇皆窮極造化陰陽之理天地之所以高

下日月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露之所以鼓動金木水火土之所以凝聚晦朔閏餘薄蝕之所以成張子無不元極其故亦格物窮理之一端孝者但當推類以盡其
補註此承上章而言陽陷於陰所謂陰所謂陽麗也
而陰未盡也
集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在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故陽附陰外揚其氣也而烈焰有光

○天道答簡第三

至教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集釋**

行與生天道之動也至教者聖人也至德者天道也四時行百物生天所以示乎人人以成人物以成物聖人所以示乎人以身為教者也四時百物之動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
補註可見聖人之動莫非天道精義亦天而已豈待言而後顯哉

合禮記論語
集解此言天道之流行之意而言皆示人以至理

仁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日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教句從赤心片上說出來荀揚豈能到躰物猶言為物
 之禮也蓋物上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上是仁做出來如礼仪三百
 威儀三千頭得仁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
 以天為躰事以仁為體象渙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為物之
 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集釋
 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蓋物上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
 二皆本於仁體之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
 見者是仁體物無不在也凡人往來游息之補註葉氏曰礼仪者
 所此理無往而不在于是也天體物而不遺也
 而禮也禮文之大小无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
 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
 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此人之往來游
 息之所此理无往而不在于因是以証躰物不遺之義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集釋載事也無声無
 而為之自然然而為無虛假勉强者不得為而為之則補註童氏奈
 無感通矣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也
 感必通上天之神得集解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星辰之顯晦皆上
 為而為聖人之神集解天之事也有感必通者自然之常理天
 無所容心也得為而為之不得為者不強為也備其自
 然之常理聖人亦無所容心也然則天人其一道與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
 道集釋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集釋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忒者誠聖人亦誠而已成變化行鬼神此誠行陰陽之氣而已是
 以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神道設教亦不言也故誠於此有感必通
 故應于彼天下集解神道設教者道以德而尚声色也誠於此自
 自然而服焉集解動於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无為
 而無不為發微不可見而
 克周不可窮故曰神之道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集釋信者春而春夏而
 者神之無私何怒之有福善禍淫如影響人知俱焉故威此之神
 聖人之神同也熊氏曰天本無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也神妙
 不測赫在上匪怒而威天命推移真實集解主造化錫禍福者
 無妄故能信天道生殺至公無私故威集解之謂神此自然之
 理也非謂有神人也信者人信之威者人畏之也天之道誠而已
 春秋不爽其候而日月無踰其行故人信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
 降之百殃因材而篤
 神因無私也故人畏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集釋此神字非鬼神之神補註即後篇
 神上妙萬物之神

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之集解天與神一而已矣皆理也以天之
意神謂天德天謂天道集解無聲無臭兩在而不可測言即謂
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而言
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非二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集解無形無質是之謂道
形而下者未免麗於形骸則
器而巳耳不可以道言也集解理不離乎氣而實不倚於氣故
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
而別有一理運於無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
及也集解無心之妙聖人之神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顯之而發造化生育之仁
藏之而本成物機誠之妙一顯一藏以成化此天地鼓動萬物也
皆以自然之理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天地則无
憂也聖人鼓萬物之神妙亦不可知也然无憂者無心之妙有心
而憂者又難及天道也顯之藏之如一德一未始用一箇母子成
谷无数是顯諸仁反結實了將去種植一相又生一德一德又生
無数此是藏諸用朱子之言如此後世學者體之則見天地聖人
之盛德補註熊氏曰天道運行於上鼓動萬物聖人雖擬天地而
大業矣補註參諸身故有憂民之心天何憂哉惟其不與聖人同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憂此天道之自然也聖則不可測度至於聖則溥
萬物而無心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得而企及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集釋此解中庸至誠無息章義有小異不見而章以配天而言日
言飛潛動植是也聖人則不言而化者為無為而成以悠久無疆
而言誠一不二也聖人則物各付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為

不見而章顯諸仁也集解不見而章以成已言故曰已誠而明明
不動而變藏諸用也集解即解章字言已誠而明其明為天性之
所發也何見之有見者力以求明之稱也不動而變以成物言故

曰神而化言其不動声色神道設教而民自化何動之有化即變
也無為而成總成已成物而推原其本故曰為物不貳為物不貳
誠也誠則德無不實自然成已成物一以貫之而無遺何為之有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補註此申明上
章之意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集釋富有之謂大
盛德易辭也不禦者不可當也補註本易大傳之意而言蓋富有

疆無盡也作易聖人得業如此補註即廣大不禦之盛日新即悠
久無疆之道天地

聖人一而已矣

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集釋明顯明之也明其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者人也無所不見天之目無所不聞天之耳無所不盡天之心思默然出乎自然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故民歸心於湯武天命之以為主民離心于桀紂天亡之而失國古之帝王日新厥得懷保小民位高責重稟運危懼正此故也不然政乖民用身喪國亡求為匹夫而補主視聽明威出書臯陶謨蔡氏註威古不可得良可畏夫補主文作畏明者顯其善威者畏其惡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書夜之變則

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

書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集釋四時一周歲也百刻一晝夜也陰

截斷宜有定則故曰裁通甚變是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也故曰適當潛龍潛是適當見龍見是通易曰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化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子曰此易因爻象

論變化因變化論人因人論德行朱子則曰卦爻所以變化者程

人所以能神而明之在德朱子之意欲人於四時晝夜見而裁其通之之道一陰一陽是其變也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無有停

止是其通也一歲之滿百刻之終舊歲變新今日變昨裁成歲與日矣然春而秋秋而春晝而夜補註此引易示人以知化之事存

夜而晝行之通達無有窮乎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存書夜之變於心則百刻

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意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非本旨然有

至理存焉不可不察周歲之化有三百六十五日四方日之一二十四氣行其間而月與日之數不能及也必以四時之變陰陽老

少之流行變易者存而推之置閏參合然後其化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存四時之變而獨以日月行會之數據而定歲則必久春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不同必以其晝夜之變日之行度所

以出寅入戌出卯入酉出辰入申者存而推之然後其化之流行者或長或短或晝夜相半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存晝夜之變則

其子午卯酉之迹皆無以考矣其何以裁百刻之化乎故曰化而

裁之存乎變言欲於造化裁之當存其變而考之也周歲之通即

二十四氣之化所以反復流行而不窮者推四時之變而行之以

之布筭積分均時定歲則歲功不差故曰能存周歲之通百刻之

通即一日子午之化所以及復流行而不已者推晝夜之變而行之以之分刻數定長短則日度不忒故曰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

則知物性之神集釋上天之載神而明者當在文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當在衆學者此張子發明易外之意也

物性者指人物補註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事存字亦就心上言之性即道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孝者常存得性于心則自然默成而信此釋易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意下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有衆人則知物性之神又申上不知

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意集釋詩故張子引以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人于天道而有所不知是不能神明也當存文王之德以求知之蓋文王全天道純亦不已者也

能存文王即能達天道而神明之矣然所存文王者又豈他哉不過德性而已矣孝者能常存得性即是能存文王自然默成于行有信于心不待安排思慮

而神明天道矣故曰默而成之存乎德行默成即神明也存得性之道克已復禮而已神即天載也即物性也以其無形無聲而能

空万物能應万事故曰神存者存其心也衆人即邵子所謂以物觀物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之

知集釋谷雖若神所声咫尺能天下乎不过虛能傳應而已聖人之神至虛至灵隨感而已萬上之物皆能知之此聖人之神猶

天道萬物而成之補註谷神之說始於老子空谷中有声必應本極其廣大之功也

也故曰神非曰有神人主以應之也朱子曰谷之虛也声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所不生聖人之神

即天也故能周知萬物無所不達

聖人有感無隱正循天道之神集釋遇父子之感則仁顯君臣之感則義著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

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猶谷有聲而即應自不能掩聖人有感即應文

何嘗有隱哉補註聖人之心有感即應正循天道之神有感必通也

集解聖人有感即化無有正循天道有交即生無有壅遏而不能化物者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象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

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集釋形而上者道也故爰之上道得於心斯有仁之名有仁斯有父子之象上猶言

聖人有感無隱

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集釋形而上者道也故爰之上道得於心斯有仁之名有仁斯有父子之象上猶言

物也故道雖無思無為乃自然而然者是以有補註此與即子有物有則若荒唐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是名哉補註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之意同斯猶即也蓋九可狀皆有也九有皆象也九象皆氣也形而下者也故形而上者但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故語道至於不能象集解形而上之理如天地鬼神之奧性命道德則名言亦亡矣集解之微必先得其意知之真至然後能言之觀切而得其所名言得其所名言則其所名言即其理之象也使知意象而不得其所名言則其所名言則其所名言也集解上禁上豈為能得其象者哉故語道而至於不能得其形象名言之大切者也則雖有所名言亦如無有矣人其可不窮理以求其名言之得象哉象猶言情狀性之類非謂理有象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補註熊氏曰眾人雖皆知

強為而所以不特勉強自然之集解自然之體寓於物而不雜於本軀則眾人由之而不知也集解物所以主其氣而運行之者即是矣離氣而言非也雜氣而言非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集解天德誠也補註至誠無息此天

之意集解有天德則心與天合而一言而盡其道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集解人之明見夫道等於

有遷之補註本易之意而言觀示也蓋日月之道則常示何遷之有集解如星辰

明必為日月之明所掩奪若君子之正明則包羅萬物無所不照與日月並明也豈為所眩乎不為日月所眩明之至也常人之所以為觀者守之不堅雖小有變異亦將改節况天地之變乎若君子之正觀則神道設教久而彌章雖天地變異亦不能遷故曰不為天地所遷觀之至也

○神化篇第四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補註天一氣而已本形

不測者天之德變化不窮者天之道乃形而上者也然神者化之合一德者神之散殊神者化之不測化者神之發見亦非二物也

集解神理也所以主張萬化而運於無形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又曰軀化即此理之發而流形升降變化群動而不已者

就造化之迹上言故曰天道又曰用用所以發其軀而軀即寓於用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生死皆氣之化而道之所在也道固因氣矣而即此是神也神又豈外於氣者哉故曰一於氣言神寓於氣非指氣為神也當精察之

性理大全卷之五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巳爾補註神即天德神一故無方

所不在故曰無方易即化也勝負在伸變遷無定躰故曰無躰無方無躰生物靡常是固大矣然易者氣也理之發神者理也氣之主理以主氣氣以載理合而一躰實非二物故曰大且一而已爾一即止一於氣之意與一故神之一不同也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克塞無間也

補註此與前篇比氣清則通章之意畧同蓋虛明照鑒是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而利用出入是神之著者無方克塞上下而

無間也天與集解虛明照鑒理之躰段也固不可見然即其用以聖人皆然

居高听卑禍福吉凶無一爽者使其本躰之不明安能如此哉不論遠近幽深之處是理無不入而利焉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故曰克塞無間言理之用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木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集釋易曰變而通

之舞之以盡神蓋言聖人立象設卦係辭者以人之未古則有所疑既占則無疑矣自然脚輕手快行得順便顯道神德行可與

酢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比言鼓之舞之意也○草庐吳氏曰鼓舞者以鼓吉作舞容鼓吉前疾舞容亦愈疾鼓吉不

已舞容亦不已提撕警覺振揚發明各為其所當為自然而然不知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則凡天下之動為皆易道神妙之鼓動也故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張子專補註此言聖人設卦係辭之論神化故言及此非為易而言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補註神示者歸之始

梁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

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集釋此章又以神示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神化不息之道也朱子曰以二氣對待言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以一氣流行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萬世論鬼

神之道無補註按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踰此也

多矣未聞天神人鬼地示之說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听之而

弗聞躰物而不可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聖人所謂鬼神如此而已未嘗分也劉歆遂裂為天神地示人鬼之異鄭氏又謂聖人之精氣為神賢智之精氣為鬼怪之甚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
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
可集釋 辭緩急之言辭也象者神化之體 補註 神化形而上者也
象也形而上者即道也神化也 以體化所謂得辭斯得象者也太虛乃氣之體其理謂之神陰陽
氣之用其理謂之化神一而已矣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則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故
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
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
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
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
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

順動正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
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
此直可以為始學遣事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
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
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跡都是陰在陽時全跡都是陽化是
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
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
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書
夜無寒暑何以集釋 在人者知之得宜用之通利神化之道已寓
別其為冬夏 于中惟聖人之德成器者能窮神則知之明者
何正道能知化則義之合者何足言兩在是合一也德合陰陽而
與天地上下同流此化之實也蒸鬱者氣之始凝聚者氣之成從
春而夏而秋而冬天時之化有漸也自生而少而長而老人物之
化有漸也然二氣不測忽焉而聚忽焉而散忽焉而變忽焉而消
乃為神也此皆以氣言之在人知義用利而備神化此以事理言
之至誠化大而化之此其名也合德同流此其實也蒸鬱凝聚氣
之粗者浩然湛然氣之清者浩極其大湛極其清聖人之氣也氣
必得象而寓象必得時而行健順陰陽寓乎乾坤之象動止二氣

生理...

著于作息之形人與聖人本無不同而有知義用利知化窮神之異也釋氏消礙入空者以寂滅消其物欲之障礙者入於空無之境遠父母妻子以化夫人尚何名象之可言哉至於孝者雖舍惡以趨善不過小小之變化庶幾消去其私累而已未有所得者也差薄乎釋氏云爾豈天道聖人神化之廣大微妙者可同日語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

微顯而不揜集釋變則化中庸所謂賢人致曲之功變者誠能動物

乎變係辭所謂易之卦爻也一開一闔以成卦爻之變開則顯闔則微化而裁之者以著其功焉谷神不死是曰玄牝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于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于胃此老子之道如此若是者雖微其顯神之道而自不能揜其妙化之功也一說張子有云谷之神也故有感必應小呼應之以小大呼應之以大俱不可揜者也而千萬載之如**補註**合中庸大傳老子之意而言沈毅一日無有死絕者焉亦通**補註**齋曰自陰而陽謂之變退極而進也自陽而陰謂之化進極而退也變則自微而至著故浸長而有形是變因化之成矣化則自盛而至衰故消納而無跡是化又為變之成焉以一日言之書陽而夜陰而一月有一日之變化以一月言之朔陽而望陰而一月有一月之變化陰陽無時而不存則

變化無時而不有矣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

幽獨防亦不懈集釋鬼神之道無物不在今日如是萬古亦如是

其誠有是氣誠有是理有不可掩藏者焉在乎人也苟有是心則雖欲消沮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然一有不謹在隱微之際必乘間隙而發見矣是以君子雖處幽獨之地必加省察以**補註**鬼神常不死謂微之顯也人有是心謂誠有善惡之心此又以中庸**集解**庸鬼神之神德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之意**集解**人有是心在隱微猶鬼神之神之理也雖不可見然善惡既實則必乘間而發見於外亦如鬼神之不可揜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也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不使其惡實於心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集釋窮

知化自然而不可測自然而能變通此天道之神化為天之所能非人之能不過智巧藝術之私而已豈廣大無方者之可擬哉故必大人之大而居至聖之地陰陽合德上下同流有天地者然後能窮神知化而亦出於自然也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孰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

之致。非智力能強也。集釋實有是惡則惡之，如惡臭實有是善則好

之。可謂之大人。是大有可為也。大人而造聖化之域，則民無迹自

然而化，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然亦不過熟有

是善之所致也。若易之窮神知化，乃聖人德之至盛。仁補註能氏

之至孰，以致其然，決非小知私力所能為強而至者也。補註曰：德

之大者，猶顏子具聖人之跡，尚不可為也。大而至於化，則造於不可

知之域，非至於聖者不能為也。亦在乎工夫純熟，則自能從容而

中矣。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易言窮神知化，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德盛仁熟不能至此。又豈專尚智力

所可勉強而得哉。如顏子既竭吾才，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正此是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集釋

大可力而

力而及，故化則大而能不勉強也。化之不已而純乎天道之自然，則不可測而至于聖神之位矣。言其微妙不可測者，若孔子之道，不行可以止矣，而又欲赴公山弗擾之召於陽虎之欲見，可以行矣，然待其亡也而往，拜之魯可久者，然不合則接浙而行，陳蔡可速者不能行而絃歌七日，此皆聖人神化之妙也。孝者則自至誠致曲始聖人則大至於天亦非聖之外別有天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

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發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集釋先天

弗遠，後天而奉天時，乾之辭也。聖人無私以道為躰，意之所為，默

與道契，知理如是奉而行之，是先後天而不違也。其順至理以推

行一天而已，何嘗不合哉。故居聖人之地者，皆可勉強而至。雖未

至於化而不害其為聖，但至化之為難焉。若伊尹聖之任矣，而終

不能化，夫桀桀下惠聖之和矣，而終不能化，夫况其他或勉焉

而至，漏而不全，未有神妙之化。大則近于聖而猶未也，必化而不

知其所以然，則居有天德自然之地，而至于聖神之域矣。與天

同德，故曰天德惟孔子備之，而過化存神有不可測之妙也。集

自天者道而已矣。先後天而不違者，左右參合，從心不踰矩之意，

魚順至理以推行，即是上句意，即是天也。知無不合，言知與道無

不合也。此聖人之事，化者之妙也。得聖人之任，言能盡得聖人之

所任者，正所謂大也。大則其體聖人幾至於聖，故於道皆可勉力

而至，無難者，然勉力而已，猶不勉為未化也。故

曰不害為未化乎。天德言與天合德，神妙莫測。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集釋

驕氣盈大無不包，何盈滿之有。補註童

發微曰：此明孟子大化之義。集解人惟所得者小，斬自有一能便自

而用論語驕吝各二字以發之。集解視以為有餘，故驕大則無所不

有浩也然自忘其能矣何驕之有人惟有物欲而不能融變化故
於欲有所本而不舍化則與理為一物欲淨盡矣何吝之有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

而不可知集釋無我至公無私也成性易所謂成性存上之類補註

亦明孟子大聖神之義無我私意盡去也大集解人性本善不待

成性天理渾然也聖位天德與天合德也集解思勉而能者大

雖具躬聖人猶有為也惟至於聖人則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然

後為復性之本集解故曰大成性而後聖神就聖人之身指其位天

德不可致知而言即聖人也非謂聖人未位天德至位天德而後

謂之神也觀上二句說而後此句直說謂神張子之意亦可見矣

此比其用意精密處不可不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

與天為一吾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集釋見幾則義明以

窮神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下二章釋易傳意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

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

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

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

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

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

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皆易釋成九

四之辭易本義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極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

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

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

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用力者往而屈也自

致於窮神知化者未之信也是以德貴於崇上德之外君子無待

于致其知焉此與朱子之言互相發明皆下

學之事也前章言屈伸者在其中學即素也

補註蓋精義入神所

以求利乎外利用安身所以致養乎內至於窮神知化則非思勉

所及故崇德之外君子無所用其力也葉氏曰說見易係辭研精

義理如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

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

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跡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竭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能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

人性矣集釋神化聖人自然之妙故神不可致思也非可得者化

臻神化之地思之助之皆無益也故孝者但當存其神而致淵默之功順其化而待變通之日可也是心存虛明而無我身體至德而有常順其變化而行所無事達乎時中以合乎權宜則內外交

養之密仁至義盡有作聖之功矣知其微隱而存養之益深知其章著而省察之益謹人欲淨及夫理流行又不止其進德之明則

能繼其至善之道而可以成神化之性矣故孝者必始於知義用利而至於精義入神然後達於窮神知化之地也

此亦繼善成性之一端也而未若易之大者也補註童氏發微

神化之義味不則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故不可助長愚謂存虛明又至德所以存神仁之至也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義之

盡也微謂神之集解神化之理妙於自然致思助長皆強求也故妙章謂化之者不可存虛明者絕私欲存天理也如是而久

於至德則天理全矣故仁之至仁之至則妙與神為一矣順變

化而達於時中則隨處皆得其宜矣故曰義之盡義之盡則用時與化為一矣天下之理有其然孝弟之類章也用也所以然仁

義禮智之類微也休也合休用微章無不有以知其理且又行之能至不合而繼其善則內外兼備知行兩盡

然後可以成人性矣成性者復性之本然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集釋天德良能

之能立心求之私我之意不待成熟勉強而補註天德良能希至也孝者但當希美而后希聖希天耳補註即神化也

聖不可知謂神在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集釋孟子所言神化至誠

怪誕之神張子補註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此

曰人之假也補註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唯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

為也集釋動亦變化也天下之動七有萬殊聖人之靜能一其動由德日新天下之廣無不變化焉變而化之于補註雲峯胡氏曰本道乃所以神也人必知變化而後能知神焉補註義曰變化之道

神一
天下

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蓋為河岳大衍之數
撰著求卦之法有變有化非人之所為也皆神之所為也
下之動猶一貫之意也一理貫通天下之動故能變化而無窮
是則變化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故人能知變化則必知神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集釋幾近也神無形易無體卦
為也此承上集解易即化也幾近也神化合一故
章之意而言集解見易則神其幾即上節之意
補註易之變化即神之所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
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
吉也集釋知幾其神孔子釋豫之六二一文義經正者常道之性命無
日而何害焉若是以其見動之微先得未形之吉也幾者隱而未
著知之如是形者顯而共知不待神也既順性命則經必正不俟
卜之吉而吉已先見焉君
子固貴乎預見其幾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
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集釋郊社之禮以事上帝帝嘗之義以
事其親不過仁孝誠敬之間性與

天道之微也易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見其尊卑動靜是即陰陽居伸之義豈不能知神
乎知神則知性道之妙於是制禮作樂以事上帝以事其親補註
否則禮樂之未也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此之謂乎
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者子為能享親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
制禮作樂者不過制度聲容之末何以能神之郊廟而享帝享親
也集解享即神也親雖死其氣已消盡無所復存然子之氣即親
也集解之餘也子能盡誠感之自然自無而有又有氣感招得來
此則因于之誠意感召而已消者復息至妙之幾亦神也非謂親
雖死而其氣猶太虛可以感而不也此已經程朱力辨詳見後形
章下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是向內
也故嘗謂門人曰吾享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
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集釋義不先精安能入神精補註事之至而先知
義入神方能窮理盡性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集釋性命即天理也狗物喪心即書補註能氏曰逐其外物失其
玩物喪志之謂忘物累無我也本心是人心為物欲所

集釋性命即天理也狗物喪心即書補註能氏曰逐其外物失其
玩物喪志之謂忘物累無我也本心是人心為物欲所

變後而天理滅亡者也。所存者神所過者化。集解人化物者謂人是不為物欲所累而能安性命之正者也。集解見變於物欲而不能融化消釋之也。故曰滅天理心之所存。純乎天理而固神不倚則應用隨物。過能化而不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吾性命之理固不為物所累也。故曰忘物。累而領性命。性命即天理也。

敦厚而一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有神少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上為能存神物上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滯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上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此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註到如此深故也。又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集釋物上以物理處物也敦厚其化上而之說亦不可不知也。化上者本未弘大所出有窮也故無用徇乎物而不以理是喪已也非理自失也性其性物其物知有此理而能性之物之乃知仁

與之兼盡也。仁知合一而存神過化矣。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能性其性故能存神。能物其物故能過化。性上如言盡性也能盡性而不失其性則胸中所存者皆神妙物之體言物名補註厚重有餘付物也能物上而不滯於物則所過者與之俱化補註而不知變通之道是有跡而無用也。然於應變而無厚重之德是徇物而喪已也。故大德者必敦其化然後仁知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至於性上為能存神則極其仁而敦不足言矣。物上為能過化則極其知而化不足言矣。化謂變化本註真西山謂事過弗留恐與張子本意少戾。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集釋靜而

佛氏矣吾儒中之失心之虛故能存神而後知化也然本於無我之私而後得夫正已所存者神妙於應物故又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補註克去已私則脩身之道盡矣所存者神然後能應事接無窮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使不過於中道過於中道則溺於空虛論於寂滅既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則不能盡性以知天命矣。集解無我至之感此與通書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集解同意範圍至化矣當自為一節言於天地之化當因其化而

範圍以求之不可過求也蓋天地之神化雖不可以形求而實非論於隱僻者如寒暑之往來日月之推運星辰之顯晦人物之生死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即神也於其數立法範圍以求之則神化可得若舍化而過求之則神化必窮於空論於靜而論入佛老之歸既不能存夫神且又不能知夫化矣蓋神理也化氣也理雖不為於氣而實不為乎氣故化之所運即神之所在也离理於氣求神於化之外則其并神化而兩失之也宜哉此與下段與易解不同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集釋聖人圓

妙故能所行中正而不偏倚旁行曲成而有行權之智不至流泛而得中正之仁此聖人神化之用如此耳目口鼻四時之欲溺於流補註此釋易大傳之意蓋旁行不流是聖人圓神不倚也若集解旁行猶言曲盡言於天下之道無所不知能旁行以貫通焉而不知道不知道則空而不通不能旁行矣

義以反經為本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集釋應事合宜本動也至

於無跡之神則靜矣成性深仁補註反復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本靜也至於變化之如則妙矣則義精上義至於入神由動

而之靜也神妙於中故無方敦厚也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仁顯

仁而能敦其化由靜而之動也化行於外故無跡也方所也

集釋處事之謂義也復常道為本不復常道非義也故以經正為深不能化入仁猶未至也故必化行而後仁顯義以處事動也於處事之義而能精可入神由粗造精微而離度是動一靜也仁以存心靜也發其仁而敦厚其化由內而外靜一動也此言体用相須之妙也仁敦化則是天下之物皆能隨其大小厚薄而化之是無定体也義入神則是萬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所也此言入全体大用之類也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

動物本諸天

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

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一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

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
處要錯綜周備而觀之伸中有屈上中有伸上中有屈如人有鬼
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集釋動物鳥類植物木類飛者
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集釋首在上立者根向下此本
諸天也也乎吸升降中魚草木之神鬼也生死人之神鬼也日至
而滋息日反而游散亦天地鬼神二氣之神鬼也或於風雷或於
祠廟或於形冕或於祭享此又鬼神之變者其呼之則散吸之則聚
若神而不靈鬼而不厲此又屈伸之變者其呼之則散吸之則聚
氣降則散氣升則聚故為斷上者始於此也元氣日來至則漸生
日反歸則消散惟其來至之盛則伸而為神推其反而不復則屈
而為鬼其屈中有伸陰極陽生是也伸中有屈陽極陰生是也
於一息之間猶植物之呼吸也故動物有呼吸則生無呼吸則死植物陰
陽升降則生不升降則死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全而滋息
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
盡也少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史氏管窺曰
動物植物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地開物之時二氣交感之
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上不息而天地生物之氣實未嘗不行其
間以植物驗之亦各以種類相傳雖謂之物自生可見也然從
生至死歲一榮枯生於春者必待春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亦
不能以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於冬莫不皆然蓋以開物之始

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來所生之氣感而後應候而生爾
謂植物自相生不有資於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
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一呼一吸即其所稟陰陽之氣也其
壽命之夕近亦係其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而已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補註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獨
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其無知恐不孝
子孫棄而不葬也此聖人論死人有無知與程子論鬼神意同
解所謂游散不散以其初死而言又則不散者固亦存矣蓋神以
主形魄以交魄神散魄飛形魄豈有日存之理但以其堅固既
久故輒散耳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

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集釋陰者水之才陽者漚之性水忽

此其存其亡在於冰與漚不在於海上雖欲與不可得也
猶人之氣聚則生離則死亦不得而與焉漚水上泡也
補註水
漚有存有亡而海水之本無存亡猶氣有聚散而
太虛之氣體無聚散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集解人之生
死其存

其亡亦猶海水之求漚也水漚雖不外於海而海不預令生死雖不外乎太虛而太虛亦何所容心一自然而然也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生死嗚呼多見其入於邪而不得其情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集釋息猶作息止也動而有止息者根於天故其

其生長拘補註有息者謂動物動物自首生故根於天頭向上也滯為植物補註不息者謂植物植物自根生故根於地頭向下也自論語屏氣以不息者莊子生物以息相吹宋子皆訓是鼻息出入之氣沈毅齋曰動物本乎天清而有知天產之陽物也然胎生者九竅知生者八竅則動物之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未嘗無陰陽焉植物本乎地濁而無知地產之陰物也然陰木疎理而柔陽木縝理而密則植物之中已自有對矣然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是無物而無兩也至動植之物其稟氣殊類陽也而氣稟之中自有以長屈伸陽中之陰陽也其賦形異狀陰也而形質之中自有上下內外陰中之陰陽也是豈所謂一者乎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集釋

叙同大視小則形其為小高視下則形其為下序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上下親疎之品秩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書之辭也父子君臣分補註天序天秩出書皋陶謨序先後焉吉凶軍賞加分小大焉補註書作叙能氏曰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后者為幼此所謂得於天者自然之倫序有小大則有高下相與並立參然有文以著見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禮無非天也上天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物之既生則當有不可紊之禮知有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知有此禮而后係以行之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集釋物能相感如男女化牝之類牝之而化如鷹鳥化為是動物不能感者鬼神施受之類鬼神施受陽施陰翁之道也補註能相感者物鬼神者即陰陽也集釋鬼神無物不牝故具性無物不有不交者是也然鬼神豈獨遺之哉蓋亦牝之但變化以存焉而不見耳凡物能相感者男女相交是也草木固不能如彼之相感然施受之性亦在焉如實種而更生是也芝蘭可以寄生亦施也生氣至則受而生焉受也喬木附籬亦受也豈惟是哉夫物之極無情者器蓋屋室之類是矣然且莫不有施受之性焉如壺以注水受也馮而灌焉施也屋以宅人受也扇以播風施也然則鬼神之物之能相感者異耳非無其性也

無物不牝也明矣但其亦變化與凡物之能相感者異耳非無其性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

屈伸相感而利生焉集釋有同有異形同而性異或物同而氣異也

理伸氣伸而理屈者終始事或各具始末也夫婦牝牡同異相感而成也而有元即屈伸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終之物豈成乎屈而常屈伸而常伸世无此理亦无此物有同无異有始无終屈伸一也豈非孤立乎婦不同於夫牝不同於牡同異相感也鬼神施受之者有也躰而化之本无而有上相感也上言屈伸於末者包同異始終有元而言也利生者物之成功事之就緒无不通利也此章兼事物而言之先言物不獨立而有相感之功以全成其道之用事物之一躰而后言物不虛成而有相濟之功以全成其道之用事物之一躰而比皆由於能屈能伸補註物无獨立之理如天地之間有同必有異也又申前章之義補註有屈必有伸有終必有始日月寒暑往來之類是也所謂屈伸相感而利生者正以因日之往而月來因月之往而日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闇因寒往而暑來因暑往而寒來則歲成而不缺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伸來者之伸感往者之屈而有相生成歲之利焉同異屈伸即終始也此大率格物窮理之事同異有元即始集解發明者謂必有同異屈伸終卒也此大率修己治人之事集解始之變以發見明揚之然後

其物為物不然則非其物也特塊然死形而已如孤木不能榮落愚駭入不能應物即是已謂之物可乎故曰雖物非物事又人身所為者與物對言物固以兩而成躰事亦以兩而致用如進退必有時二者相禪相感而后道盡道盡斯進退之事成否則非無進也非無退也進而不能退則其進為貪祿退而不能進則其退為忘世進退不合道則補註有進退之事不為成矣又如同異必以同而異二者相感然後理當而成否則非不同也非不異也同而不能異則其同為隨俗習非異而不能同則其異為亂常辨理同異皆不合理謂之成可乎雖物非物言雖有所為亦如无有不合道也以事對物而言則物上也事上也也補註而言之事亦物也故后於事亦曰雖物非物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

陽之正也集釋深求隱僻過為詭異獨見聞之一端本小異於人而

之所共聞雖有大不同於我而我實天下之公理乃陰陽乾坤之正氣焉中庸所謂吾弗為之又曰君子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是也補註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為怪非出於疾則妖誕之

集解疾氣為疾非理之正為妄春秋陰陽之正非疾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集釋

昌之謂詩曰穆上皇七宜君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地之補闔闢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呼乃剛摩柔乾闔也吸乃柔

摩剛坤闔也

寤形開而去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

夢所以緣舊於背心醫書謂夢取拘夢與允寤夢所感專法也

於五歲之六矣容有取焉爾集釋形日月之類宿者欲睡之先既醒

火之類寤則知新事十見聞德多想田補註人動則氣交於外陰在

內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影也靜則氣交於內光也五

上則陰在外陽在內緣精於背心知之疑似如水月之內光也五

詳見素問精微論或問人死之與寐何如愚曰人生氣不

已離形神乎陰也當驚時則氣來附息故有應陰中之陽也然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夢與死之陰也故夢有占鬼有上其理一也

集解緣因也夜之所夢書之所為也故曰緣舊於背心五歲肝心

五歲之變也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扣

擊之類形軋氣羽翫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竽與之類是皆

物感之良能企自習之而不察者爾集釋羽翫能扇風者敲矢

良能亦形也補註形氣相軋者蓋總下四者而言也兩氣者以氣

之自然者耳軋氣兩形者以形軋形桴鼓也敲在子作桴

矢之猛集解軋相摩擊也猶所謂相感也人呼於谷則谷中有響

者也集解以應之以其聲陽在陰內不得出則奮擊而成雷是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凉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

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集釋帝則天理也形見于目聲聞于耳臭應

于鼻味見于口温凉之於肢體動靜之

於容貌目木耳金口火貌水鼻
與濕亦土也同者吉異者咎
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也帝則即天理也詩曰順帝之則也
集解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又筋
上肺為金腎為水声有五角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
臭有五膻為木焦為火香為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
為火其為上辛為金鹹為水溫涼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
為水四季為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靜之始為金終為
水動靜之間為上相生為同相克為異五行同異氣也太極之所
寓也太極無不察故極無不全帝即太極也察昭著也形五行三
段本素問前段五藏之數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
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集釋自誠明謂之性上即
天德高明博厚而聰
父既無虛假又無間斷絕天德也明則誠無不照知無不盡良知
也自中庸言之曰天道自聖人言之曰天德天道無窮聞見有
補註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其所知乃人之所
受於天自然之知也豈聞見小知而已哉

仁知
若一
存乎
聖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
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集釋天道至誠無息聖人至誠無妄非異性
也理無不燭心無不知又豈異知哉誠

則明上則誠故性與天道不見小大之別也若曰天為大與性為
小庸人之見乎中庸之言與張子異者中庸言聖人天之道道賢人
人之道張子則言在 補註誠明在天則為陰陽五行在人則為健
天之道在人之性也 補註順五常故性與天道不見乎天人之異
小大之別也小 集解性在於人天道在於天分雖有天人之分然
謂人大謂天 集解同一太極也理實無小大之別故必吾性合
天所知所用者皆曰天
道也斯之謂誠明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
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集釋存有而居之也事合於宜者精密

存乎理矣仁無不体知無不知則合一而有聖之道矣動不括而
無方所靜有常而能善應則合一而有神之化矣夫以身之陽以
施之則一陰一陽謂之道矣性無虛假天道真一統於天道亦不
已謂之誠矣義命以精粗言仁知以体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
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聖賢言此 補註在天為命在人為義
繼發誠明之義一誠可貫天下之道 補註故曰義命合一存乎

理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故曰仁知合一存乎聖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故曰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者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

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集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其誠也悠遠無疆則其文也誠之誠於仁孝補註仁人事天不已於

事天誠身如西銘之仁孝於乾坤父母也補註仁孝子誠身不已於

於孝即天之誠也此君子所集解天之道發育萬物所以長久而

以誠之為貴也釋中庸之意集解天之道發育萬物所以長久而

已也夫人得是道於天以生而不能誠是謂逆天非事天之道也

然則仁人孝子之所以事天而誠身者豈無其道哉不過不已於

仁孝如天之不已而已也夫推事天之道有在於不已之誠如此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補註

誠此為字下此曰當讀斷亦釋中庸之意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集釋上窮方究

已誠是理天補註亦釋中庸之意熊氏曰自明以至於誠是自窮

八之分如此補註充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而

及於明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上物上之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

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性已集釋萬物兼人物而言

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集釋一源者皆出於此

也盡其道盡其性也天以陰陽之氣賦人物以成形遂補註性者

因賦之以性非出於一源乎出於天則非得而私矣補註性者

所得於天即萬物之所同得者也故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能

盡其性而不私於一已故立必與萬物俱立知必周萬物而知愛

必兼萬物而愛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足與立與知愛

愛與成者則亦無可奈何也葉氏曰性原于天而人之所以同得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

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性已集釋萬物兼人物而言

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集釋一源者皆出於此

也盡其道盡其性也天以陰陽之氣賦人物以成形遂補註性者

因賦之以性非出於一源乎出於天則非得而私矣補註性者

所得於天即萬物之所同得者也故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能

盡其性而不私於一已故立必與萬物俱立知必周萬物而知愛

必兼萬物而愛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足與立與知愛

愛與成者則亦無可奈何也葉氏曰性原于天而人之所以同得也

惟大人者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已有故

方必與夫人以俱方已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同知愛始兼愛使人

皆得所兼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有成

也立者礼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

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孝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道曰
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
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孝明
明德於天下中庸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集釋天能為性自然之能也人謀為能當然之
能也大人即聖人也盡性窮理以盡其性

之當然德之盛而仁之至此能於人謀也設補註天能謂人物之
位天與人之位也聖人成能故致位育之功補註性人謀謂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蓋天能生人物之性而不能使人物盡其性故聖
人脩道立教所以裁成輔相盡人物之性成天地之能者也

集解人性皆善由於天德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天能然性雖皆
善而稟或不同於是乎不能不賴之入為思之勤而求之力
斯則所謂人謀能也大人盡性者不恃其天性之善而惟勤其人
謀之力也故曰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二句見易傳

盡性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集釋生無所得不加損君子所性也
喪不加損君子所性也

補註生死猶言氣之聚散其聚其散皆通之本卦故無所得亦無
所喪怕盡性之人能知之蘇東坡曰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
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民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也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入其亦有集解此即聚亦吾身散亦吾身之意盡性然後知者誠
見於此矣集解則明也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皆一氣之合而生散
而死也其合也非來其散也非往如晝夜之常無是既成者而世
之貪嗔者有得喪之患惟盡性者則能明於此理故生不以為得
死不以為喪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集釋物上比有是性之辨也誠能
無者即大虛是也所以為氣集解物之形骸也有象可觀有形
之本躰氣中之理則謂之性集解可執何嘗無有氣也氣必有理
寓其間即其躰即為性也理氣
不相離而亦不相離固如此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
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

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
其性然後能至於命集釋天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通達無間極盡於
道故氣之昏不足以蔽之天令於人者亦

其性然後能至於命集釋天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通達無間極盡於
道故氣之昏不足以蔽之天令於人者亦

通達無間極盡于性故時所遇之凶不足以害之孟子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孝乃蔽道害性不可見氣則成形然無不在命兼寓乎氣之中而理以行是氣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為在外則不可見以為在內則不可探故無內外之分而一待於性命之主宰所以思知人者則當知天盡性者必至於命空闊之功益篤則性命之道益補註道後篇作無天所性者即太虛之理通無可昏可凶之理矣補註而氣之昏明非天所性故通乎氣之外而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也天所命者即氣化之理而遇之吉凶非天所命故行乎氣之內而盡其性然後至於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補註童氏發微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也陰陽鬼神雖曰天補註地之一氣功用其理即吾所性之得於天者非外物也 集解我之性天之命雖太虛而無形然實發而為陰陽鬼神非離氣解而別為一物也人惟不知性命之理則吾之心所全者小故陰陽鬼神若無預於我者知性知天則道全於我而萬物皆具陰陽吾可謂之鬼神吾可格之矣豈非比日吾分內事哉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火

昏明其照約不二也

問米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水只是凍凝成筒水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水復歸於水便有這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是否曰 集釋疑人欲固蔽也釋天理開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集釋明也照約上照下納也玉常之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水固聚結若物欲昏之也及其解釋則此性之開明也如是不失其冰之性亦不失人之性故疑釋雖殊為埋則一然水之受光或日月星辰小大明暗之不同由其照而見之納而影之隨物付形而已非故為是大小明暗也其光之一猶性之補註此章當分作兩截意看上截言人生死雖異其一豈二道哉 補註為天性則一也下截言人所受雖異其所賦者則同 集解天性本寓於天之氣主氣以成人則亦寓於人之身寓也寓於水疑而為冰則冰之性在於冰矣是則氣之運於天與聚而成人者與聚而成人者氣也其性理也冰之釋而未疑與疑而為泉者氣也其性亦理也氣之聚不聚猶水之凝釋雖異其分也而理之為物則一然則世之孝者其可以視天人為二而求天於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集釋明天人之本無二有我私即天賦之仁義不受補註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皆有之較一時不敬皆良能皆失之補註為有所喪之私所喪爾所以人不可不孝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集釋 及者失而復之也 **補註** 華氏曰

語及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

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

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有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

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

了天所不能自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

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

言雖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感此理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

集釋 性則理之總名有仁義陰陽兩道也命則所受之以吾身心

於能受之安分也以則言之正以窮理盡性而不可變也

可謂之則乎則之全命能受矣推本其然蓋知天之與道為體

陽消長寒暑往來自不能止息者命也其心之情不無所感接夫

父子君臣鳥獸草木之道所以為有則之理者性也推其然則吉

凶禍福有所不較仁義禮智所當自脩也雖若是聖人則不謂已

能至于命已能盡其性常以有可憂者憂之不同於無憂者焉所

以然者正以參贊之責在吾身之重也無憂者理窮

性盡樂在其中可憂者如德之不脩孝之不講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

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勁曰攻取是

攻取那物 **集釋** 湛一氣之清純攻取氣之獨失攻者力勝之名取

否曰是 **集釋** 者必求之謂屬厭屬繼也厭足也攻取之性即人

心也食色氣味之性亦 **補註** 熊氏曰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

氣質之性也本湛一也 **補註** 熊氏曰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

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也君子知德之

本故九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未累失此心之本也

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無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愚按

春秋傳林氏註屬音燭足也厭平声國語常氏註屬適也厭飽也

愚以為為屬類也知德者類厭足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而以小害

大未喪本焉耳非謂知德者遂閉口枵腹絕此攻取之欲者也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補註** 情者性

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

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

不失其道集釋性章參看性諸道性原於道命諸天命出於天成

已成物可以贊補註因中庸言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知至於

天地之化育也補註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其性同

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嘗遺我之性命即物之性命也物

體我知其不遺物之性命即我之性命也集解混物我於一體無有間

斷故推而極於天命所在然後能成己集解盡人物之性者梁言

成物各盡其道無一毫有我之私也集解也至人物之命者

使人物亦各至於命造其極也人之化物之成若也是何也蓋

人物與我莫不稟性於道付命於道我之體有性命也物未嘗遺

物之體亦有性命也我亦知其不遺人集解一體同此性命之理也

故我能盡其性而至於命也然後能一以貫之不惟成己而且成

物兩盡其道而不失焉

以生為性既不遁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識

集釋告子以補註生者氣也偏於晝夜者也性者理也通乎晝夜

生為性補註者也愚謂性即人物所以生之理也蓋人得在

之全以生陰陽不偏故其性亦全物得氣之偏以生或偏於陰或

偏於陽故其性亦偏蓋人物在胞胎時便有此生之性而其理之

或偏或全已定于中至出於胞胎自此形体浸長而其性之偏全

始見不可父也專以氣論人物之性固不可專以理論人物之性

亦不集解通合也與易通神明之德之通字同晝夜即陰陽也九

可也集解幽明死生鬼神之類皆是晝夜氣也晝夜之道理也理

不外乎氣而實不雜於氣故視之無形听之無声所謂晝夜之道

也在天地為晝夜之道人稟天地之道以生其道在人為性其理

本無二者故亦寓於氣而不雜於氣然後為性若以生為性則是

氣而已矣與晝夜之道既已不合日人與物皆有主也等而無辨

何貴於人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識恐其乱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集釋性

人無不善本然之性也善反不善反氣質之性存乎其間孝之功

反不反也反復也過天地之化舍其正路事於高遠天地之化則

至中至正無過不及者也性之善不善命之順不順皆由一繫字

繫著物之繫於此也明善以復其初善反者也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不善反者也順者當補註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故曰性於

得也不順者不當得也補註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莫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集釋性

人無不善本然之性也善反不善反氣質之性存乎其間孝之功

反不反也反復也過天地之化舍其正路事於高遠天地之化則

至中至正無過不及者也性之善不善命之順不順皆由一繫字

繫著物之繫於此也明善以復其初善反者也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不善反者也順者當補註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故曰性於

得也不順者不當得也補註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莫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集釋性

張程
極有
功於
至明

非命也順受其性故曰命於人
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
集解 天地之化即性也過者失其性也命以吉凶禍福言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大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
五行所為性即大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隨在氣質之
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
於後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
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
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
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
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則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
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
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
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

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性
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因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
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
雖有羸衰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
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所命於氣善惡由是而判矣此未
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朱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
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李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
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孝至氣質
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省何為而不善也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由是克已復禮必善而後
已且張子之言與周子幾善惡之言互相發明後世論性無出于
此其孝問善反之道則子思
孝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聖聖而繼
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才與孟子天之降才同天者天之道能剛不能柔剛之才偏也
緩不能急緩之才偏也天本參和不偏者三才相參謂之參陰陽
無淳謂之和緩之以生物涼之以成物既賦於民亦賦之於物此
相參也然天以生七為心民既仁之物亦愛之此相和也陰陽迭
運剛柔相摩天道之不偏也本然之性善間以氣質之有惡是性
未成而混盡性之功未至也啻比勉而不已也惡盡去則善因以
仁者惡與善對惡之去則善全然善者性中之事一性既全盡而
無惡不復見其善而惟見其性之成矣故捨善不言而獨言成之
者性乃益見其不偏人之才則氣之
補註童氏發微曰此言氣質
厚不才則氣之淺此又偏之本也
之偏人能養其氣反之本則性盡而與天本參和不偏者一矣易
大傳曰繼之者善
集解天太虛之理也參和不偏謂皆善也性未
也成之者性也
同故善惡混非謂本然之性有惡也本然之性固無不善者必待
養而後成者氣質拘之也善因以仁者為有惡故相形而言絕有
善之名惡盡去則純然一善矣何善之有故曰善因以仁此解
善成性承上節之意
而言與易本旨不同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夫
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

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
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
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
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
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
有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
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
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天而
已蓋死生脩天當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
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
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
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
說性命於氣之命為听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
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日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
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日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

是以其流行者而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坳盛得來大
坳盛得多小坳盛得少爭紮坳盛得清汗漫坳盛得濁○潛室陳
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
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
謂血氣之性李問之道無集釋性命於氣隨向于德仁為主也性天
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集釋命於德隨向于德仁為主也性天
德命天理德勝氣質矣備乾坤之道崇易簡之德是曰天德兼三
才君兆姓受天之命以為天子是曰成位天地之中死生有命氣
之短長富貴在天理當取舍商湯周武乘理勢而取高宗宣補註
王求復乎邦家非志意所與解不與二字似若不相關也
德不勝氣則性命皆本於氣故智愚賢不肖富貴貧賤死生脩夭
一聽命於氣也若窮理盡性是德勝其氣則性皆天德愚可智不
肖可賢也命皆天理貧可富賤可貴也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
天而已蓋全盡天理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
如仲尼乘匹夫之賤與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也其他若舜若
禹若湯若武則天下豈有不歸者哉葉氏曰義理與氣質相為消
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
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李
問之極功也李至於於是則查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
所命者即天之理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
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
性乎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

曰天理而已矣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樂見聞不弘於性

集釋稟當也利順利也滯礙滯也順利而行妙不可測故為神礙
聲有時而發有時而未發吾心靈之速則隨物接應若抵當然為一物
速于心焉心者有形則見有聲則聞隨物接應若抵當然為一物
之小不可大於性也性則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至小天下莫能破
至大天下莫能載心所載性之妙而又大於心焉蓋心不過一身
血肉之軀殼性則謙夫健順補註童氏發微曰利者無礙滯者有
五常之德心不可比其大也補註象風雷有象故不能感而遂通
如人心之速人心若止於見集解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
聞之狹故不能盡性弘道集解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所至猶有限不若心之瞬息之間無所
不至蓋心思所及不知幾千里也然心猶不失為氣也為見聞所
禦則亦有所碍而不能通有所拒而不能容矣安能如性之無不
包哉蓋性者理也理無所不有具性者心也心之小特格於見聞
耳能不格於見聞則性與心合固無小
大之分矣故曰大其心能辨天下之物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其而不可變者也集釋上知甚於性下愚
甚於習性不相遠

君相遠耳東隣與西隣之子也爰親敬長孩提皆同性相近之謂一孝敬因物而遷一孝敬於成人之後君相遠之謂若天賦本然之性無不善者補註君謂君於善惡君與性俱相遠既其則與性又何遠近之有補註俱成而不可變也愚謂孔子之言性相近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性善天地之性也然氣質之中天地之性即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不同而氣質之性則自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所以有相近之說也集解性氣質之性變者謂善未至其去惡猶近也故君於惡則惡上知則性極其善矣善惡與之甚相遠故不可變惡未至其去善猶近也故君於善則善下愚則性極其惡矣善則善與之甚相遠故亦不可變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集釋無密察之功故為補註惡是私欲也葉氏曰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童氏發微粗也補註曰惡不盡除則善無由成性惡不盡察則善無由精粹

集解熊氏曰惡雖小而必去則無有不善斯全其本然之天惡雖已察而未能盡去雖已為善然未至於全本然之天猶為粗疎也

行地與君子
流異同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集釋帝天一理也聖人所性出于自然無過於思慮無勞於知識而一順天之所行天地同流則天

地無聲無息行其自然而無所妄隨物賦形而無迹聖人則至誠無妄默而成之因物成就而有形此其所以異行也然能順帝之則上亦補註釋詩大雅皇矣篇之意言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與天地同流異行苟有思慮知識便與天地不相以豈不足以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然後坐忘之集解不識不知以寂然不動時言也帝則天理也即性也人謂也集解雖動靜皆不可苟而所主者猶靜也使未應物而此心膠上擾上思慮紛紜是猶不冰而寒不火而熱喪其靈空衡平之弊矣又安能動而皆當與天理一哉故必寂然不動雖其所富惺上法者不可忘而百感知識弗先存焉然後本體完固靜固富矣由是動也動亦皆順天則而無所違焉不然未免於喪其天也何也天地之道必靜而專一故動而能直遂君子所性與天地之道一理也而特異其行耳安有不靜而能動靜皆當者哉同流一理也異行一人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集釋在帝左右詩大雅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

王之德以告戒成王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謂人之死各返其根休魄陰也故降而在下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故子孫蒙其福澤君
有天下。有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
一下則不可文王是此理天亦是此理李者李教人行已亦是此
理張子指時義為天理是也今動靜由於理在帝左右也帝即理
也時義時中而合宜也述傳舊無作為也天理無古今人之
素有著行已但述之而已上帝臨女母貳尔心可不畏乎
在帝左右見詩大雅在察也言察天理與之相左右而不
離也下言君子教人行已皆不外天理正見其在帝左右

集解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則業可大日新則德可久和樂行道之始也。不和則乖矣用之
小而已不察則憂溫成之淺近而已和則順樂則安亦天地之性
也其久則萬古無不**集解**和者同知同行之理也務為同知同行
在大則六合無不包**集解**之理而不過為詭異之行則我之所行
即人之可行者也故曰可大言可以推之同天下也察熟也人至
於熟然後物欲不行德性常用可以長久而不變也故曰可久天
地之性指人言即道也非指天地言也久大
道也大以和推久由樂得故和樂為道之端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采子曰只將自家意思躰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集釋**陰陽素
然清明總為物欲所蔽便暗于此陰濁所以勝也**集釋**之性莫非
天所予也領字未詳惡好皆去声或曰領首也首能盡其所可惡
者而全其所可好者可惡者物欲可好者德性治世多君子亂世
多小人或治世亦有一二小人如白書有陰霾風雨而**補註**樂氏
黑夜星月未必能照于幽室此陰濁所以常多也哉**補註**曰領
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
皆稟於天地陰暗而陽明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
德性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
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孝乎所謂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集解**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
者是也**集解**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已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

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集釋**偽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也非性之德
也偽則不誠慢則不莊。誠出於心莊

形於補註上知字張子就自己言下
貌知字就人之偽慢者言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集釋誠為信莊為禮未嘗不出于性但勉強而誠莊貌恭色莊之
類非性之自然也必盡性窮理斯性之德不言而信光輝篤

實也。不怒而威。補注勉而後誠，莊則其為慢之。集解非謂人不當

齊莊中正也。後誠莊則是與性為一，猶未純也。惟不待勉強而自然誠莊，此則能全其性與之為一矣。君子其可以能勉為足而不求至安哉！不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此祭記之言。張子借之以明人不可安於小成耳。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勉難於苟也。集釋回邪也。詩大明篇厥德不回是也。此章與集解回曲也不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同義。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

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集釋情實也。屈伸相感以利生，易之道伸之正也。其相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是而成。累無虛假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人之道也。誠之感而利

生為之感而害生，有利有害者，因雜之偽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誠為吉凶之謂乎。集解情偽言有時而誠，或有時而偽也。在人身言故曰雜之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戒理窮

又為之招也。集釋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蓋補注戒絕天理窮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集解戒理窮欲而得禍

出於人為之招，豈命之正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

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格猶仁，格孝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格，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格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格用之格不同。問

聖人
不以
見聞
格其
心
天大
無一
物非
我

不以聞見措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孝先於見聞
 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
 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
 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
 則心自然極其全体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
 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関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及天
 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
 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
 無歸著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
 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集釋
 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孝者未可以疑疑張子之說也集釋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於天下之萬物無不體之而為吾
 分內之事若不體之於內則此心為有外者而不能體之為一極
 措者概繫之謂所以小而不大也已之不大人其心有我之私也
 之有不體不知在我之當視為一家也豈有所謂民吾同胞物吾
 同與者乎德性所知盡乎浩天之大全聞所知拘於補註此章當
 一事之小蓋見聞有限物無窮乃天性之聰明也補註分作兩
 段意看蓋大其心無一毫有我之私則能體天下之物但一物有
 未射則心便為有外若與已不相干聖人盡性其視天下無一物
 非我即孟子所謂知天仁之至也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
 合天心未足以為仁也世入之心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

見聞措其心即孟子所謂知性智之盡也見開之知乃物
 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為智也味朱子本註自見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集釋 象物也由於父子則知吾心之仁由於君臣則識吾心之義
 孝於父而不幾諫忠於君而不格正反喪其心之理矣如好

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象物也因其物而知吾心之好也若
 徇於声色反喪吾心之好徇之隨之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

補註 由象可以悟心之理因有形以而非真有是象也存象之心則以
 為真有是象則心亦一

集 象而巳豈得謂之心乎
 馬故由象而求之可以識
 象內外合一卦用交資心

以理制之則心為所溺而
 下言徇象喪心之意主象

一物不累然後能為萬象
 動而心中存一象矣存象

死象而已安得謂之心乎
 蓋心失其職也故曰喪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
 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

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集釋心為內耳目為外知合於耳目

於私欲之蔽則能受天下之事而理無不燭之內也知德性而內

外合一故有過人之知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物故

也集解受於外而後有也故曰由內外之合也由耳目能受而

觀之可見人之心自有外之理也使徒求於耳目所聞見力持強

識則是聞見之知而已終無所得故必能養其心使其天性自發

是為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蓋天性所發乃真

知也夫子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耳目所受傳字險記是也受知耳

目者始孝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

外者聖功之極二者不可偏廢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

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

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

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集釋星月非無明也而

無聲也而莫大於雷霆人以塵芥之微取然之軀目接乎日耳接

乎雷霆雖極乎高遠猶得以接見之天之難當其大者以莫大於

太虛也人有萬民物有萬類以吾心之知恢廓推廣之亦不能究

其極充塞天地彌六合又何高何遠之界限無所不識不知上

下與天地同流也然必思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天也

者其可不盡心於見聞之至理哉盡之則明可以通書夜齒可以

知鬼神天下萬物之理盡包乎此理太虛之中執補註不禦言無

能勝其大哉此與上章皆言心大於耳目之義補註盡太虛謂

天之理吾心之理所從來也集解天生人其太虛不禦之理即付於

即天之所賦於我者也集解入而具於人之心但人自小之耳

使能自知其大而擴充之則固萬物皆備局究其極所謂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是也盡心之道義以方外敬以直內存養省察兩

盡其功而已人之心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

亦無所不包也是為心所從來但人自小其心以為與天不相似

故安於淺狹而不能盡知所從來則必

自謂心之大矣故然後能加盡心之功

耳目雖為性累然谷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集釋非耳不聞

有時聞見徇於物欲則為德性之累然聞之見之而開其知識由

乎天理則為合德之要實啓之七端也無所見聞安有知乎此聖

門之責於多見多聞而因以擇之識補註耳目之受有以啓之於

之也此章又言聞見之不可偏廢也補註內故德性之知有以應

之於集解耳目為性累者徇於耳目之聞見而不知反之心也言

外也集解其或有時為性累非謂耳目必為性累也啓之七要者

生里之三五卷

長之三卷

吾心合內外以為德必須有耳目聞見而後能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已

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

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集釋天之神上天神妙不測之道而性之

然有德性之知此為天之事功而非人力可能也故其所知之智

出於天性之目然但因身之耳目而發見之智之神妙不測然後

成其耳目之見聞也若因事物之相形感不一者自謂能補註性

見能聞之私意不竟物欲相參尚何為九民之有知識乎補註即

天之神貪天功為已力集解性由是因其性而循之則為天下之

亦惜左傳介之推之意集解性由是因其性而循之則為天下之

事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吾身成矣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

以性成身者復其性之本也自謂因身發智者謂天本無所以於

我我自能因其身而求於外以發其智也人之能有知者以吾性

本有知也故能因耳目所感而發是乃天之功也不以為天之功

而以為己力所致則是貪天之功為己力矣此不惟不知吾性

本善而其所知者亦必不能盡也安得謂之知乎此明人性本善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

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貌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体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

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体道如顏子非礼

勿視便只知有礼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集釋以道

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集釋以道

故大不以道視身故小能內以道体身外以道体物所以補註物

為道之本物有物之道身有身之道一以處之故為本也補註物

為物之体也体身為身之体也道之本即上天之神也体物蓋泛

言之体身則切乎人矣身而能体其道則其為人大矣道能物

身有是道則有是身故道大不能物身而累

於身則道亦一物而已豈不貌乎其卑哉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集釋天即道道之大原出於天也不

天如是之大物如是之多有道存乎其中也故以天体身以身体

物至明易也何疑之有工夫在一能字道能体身即能体物矣

補註此承上章而言集解以天体身則吾身即天矣天之理無所

有無不當而体之也何疑之集解不包故於蘊物也必能知之無不明處

成心忘後可與進於道集釋成心者補註成心忘猶集解心之靜

然不動者事未來而先有是非可否之意逆適於中熟而不知变故曰私意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集釋明神而化之尚何有私意哉

補註所謂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者也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集釋人之無私我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一

私意雜於其間乎

集解是所謂無適也無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集釋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而言也私心存則事皆抵悟道不周

聖不可知謂神此承上章無集解性無不盡矣故謂之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

我者容不免狂而已集釋我為大則聖罔念而作狂矣集解物

木也故以我視之則我大道者萬物之主以道體物我則我亦物也

者惟其以身体道大於道而已矣若夫不能体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夸躁妄不免為狂人而已也嗚呼戒哉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也於一物之

中爾集釋大理既明萬象皆能燭之若窮極人欲之私則如顧

獨天理者公於天下如何雖明萬象異狀皆在吾目中窮人欲者私於一己如專顧影間區也於一物之中不知有他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

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與集釋釋氏曰佛即是心上即是佛更

受輪迴着難脩善枉受勞苦雖曰法也不原於心非堯舜之執中

孔子之明德新民者不過欲天下之物皆歸于寂滅而已如是則

釋氏之心法小也末也天地之道大也本也係綽天台賦曰夏虫

之大道豈不似夏補註釋氏不知天命即所謂性而反以心法起

出莊子曰夏虫不可語於冰集解釋氏養心之法貴在若空而已

者篤於時也蓋借此為喻天命之道固無但以其心法之所謂空

之所宜
有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又以其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
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谷其蔽於小也夢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塵芥六谷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集釋明顯

佛氏之害甚矣欲人皆歸於僧孰為繼續之孝欲事皆歸於空孰
為營度之忠皆法髮而祖裸孰為衣冠之族皆游方而供養孰為
耕稼之夫此其不可之小者甚而宦安倡之人主迷之入於宮寢
禍及天下此又不可之大者必正經常而邪惑自息必入其人大
其書亦其居而後補註六根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
王道明天下治乎補註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蓋釋氏妄意虛
空為性而不知範圍天道為用反以六根之微人見之小因緣天
地葉氏曰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
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
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其

流遁皆失其中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
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
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虛集解耳所聞鼻所嗅
空無窮天地有窮夢幻人世莫知所從來也集解耳所聞鼻所嗅
古所未身所觸意所思為六根其道以為六根所不當有者也緣
因緣天地之道而明之不能盡遂亦謂天地日月為幻妄亦道之
所不當有夫天地日月本皆道之所為也安可以為幻妄必欲去
之而馳其志於虛空哉此釋氏之所以妄也道雖無形實不外於
氣也道無窮氣亦無窮其可謂天地為有窮哉塵芥六合則是雖
道於氣視天地為有窮而溺其志於虛空之大矣故為過人身之
在世有死生禍福動止予奪其所從來皆道之所為本非小也夢
幻人世則是視身為無過皆如夢味妄誕欲然小之矣是謂能究
其所從不乎
故為蔽於小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
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
賞天
道
君子
大居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正
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
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且

躰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集釋大居正禮之辭也補註得所止中而無

善之地也致推極也足僅足也仁則守之固智則擇之精亦補註

中正之理聖人之止一本萬殊即中正貫天下之道者也

君子大居正見公羊傳隱公三年祭正子顏淵知欲仁皆得正則

得所正也但樂正子不致其孝則無以弘之顏子好孝不倦則

弘而致於大特未至集解仁以德性淳厚言德性淳厚而不吝則

於聖人化之也集解無以考聖賢之成法知之不明未免有

過不及之差而不中正又安能輝光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正子

所以善信之間也顏子仁守明知具體聖人可謂大矣特未化

耳謂之未至聖人之止其猶未得所止者乎非未得所止也補註

止而未化同於聖人也蓋止一也大人之止勉而存聖人安而

顏子蓋特未至於安如聖人耳豈可謂未得所止哉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

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已

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

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進資其仲尼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

而止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

之止未集釋位也位也窮猶言極也空也窮大而失其居務高遠

詳是也愚謂仰鑽瞻忽其進補註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

之未由也也集解未見其止也補註若伯夷之偏於清柳下惠之偏

於和是也此顏子所以必欲集解中道至善之道天命人心之正

用其極求中道而弘之也集解也與孟子不同得其中道則弘

者正所以推行其中道也故曰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其所

謂弘者集解唐經恣無所歸者必陷於莊列乘風御氣之術有何實

地而可以崇德乎無以崇德則與世之卑陋自小溺於私欲有同

矣克已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夫知行並進精一不偏固求道之

方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而不能居則知猶

大中至正之極

恍惚前後不為像此顏子之嘆乎集釋大中至正之極所立卓爾者

無不知識也約禮為是極之體天下補註文見乎外無過不及大

理無不會一也此即大中至正也補註中之極也約存於中不

偏不倚至正之極也此所謂聖人之止也童氏發微曰此明論語

顏淵喟然嘆章言聖人所立早尔之道乃大中至正之極博文必

能致其用約初必能感而通未至於中
集解傳季於文而不能致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為象
自持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太中至
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蓋其文也切於理約也常
惺也法比其所所以知行兩
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
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集釋**

天下之聖善者必可欲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
可謂善人矣仁該萬善志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實也實
有此善於心謂之信克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美塞乎上天下地
之間方見其大苟大矣則全其性之本然聖之事也苟聖矣則與
天地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可測度其神**集解**性純粹至善自然
之所為乎陰陽曰不測就聖人之心言之**集解**而然者八但壞之
於物欲耳大能成性則復其本然不
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矣故謂之世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補註**高明
窮仰之弥高也博厚不可極鑽之弥堅也
則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

君子成身以性為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得而未成之地

集釋外以成身仁義之人**補註**君子之道所以行而至於聖人之
內以成性仁義之德地成身成性則至於聖人之地矣

未至於聖人之地**集解**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人之所以為身之
皆行而未成者也**集解**理也本自至善但人壞於物欲故失其性
而身即壞矣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言君子之道以身而言則
能踐其形而無所壞以性而言則能復其初而無所失從容中道
與理為一是則君子之所以為功者也
非謂成性之外別有一種成性之功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集釋**未化者亦其未大也
大之克實光輝而積

久則化之**補註**大而化則行是行之未
自致矣**補註**大而化則行是行之未
自致矣

知德以大中為極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

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補註**知至七之本易
乾卦九三文言

也**集解**至極也大中也惟知孝以下是解上文之意知孝則是知
也**集解**德以大中為極勉即是固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

必變而後化

集釋固執也正者聖人也矯勉強問亨也弘大中之大也致曲即矯也此變化與易不同變則於變

時雍化則過化存神也知至者知之明日進者行之力躰正而弘既得其中正四方八面無不是道之克廣行仁而仁傳行義而義宜理無不大性無不盡其弘如何哉前言大中若為一物後言弘言大明大與中為二事然必得中而後可大哉矯尤變也弘大也

集解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曰弘為用對弘而言曰躰正即不待矯而弘矯者因其性之偏而矯之也得中即正也變即矯也致曲於誠者乃是性稟之偏不能正而求正者也故必矯以變之

然後大而能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集釋大中非中間之中也如博文約禮大也卓爾中也此補註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而能化也與上又大與中之相判又大與中之相判又言矯而得中然後可

聖人與天道無所勉焉

夫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任者能任致君澤民天下之大事也其心補註大亦聖之任猶不足以集解任者以身任道也故大而道無不

也自然而然何勉之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

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此清和一偏之聖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集釋不安故不勉不有故不思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解不存心則不能致如此重本之論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集釋絕四也絕四

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宜徒靜虛而已哉必有事於進德之
功也但在聖人所為不可知之耳補註心可之可當作所字

集解言心不可如禍木死灰聖人絕四之外豈遂無所用心
哉心可存如蓋必有事焉但聖人微妙不可則知耳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

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

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

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集釋意私意也物正物

於正之也由之由仁義行也有意為之則私無心為之則公物正

無意也正物有意也有意為善尚不可有意為未善則不可公私

之間不容以髮或或圖其各或利其利俱為有意之累也為善不

可况於惡乎竭兩端之教上下精粗本末大小無所不盡也意必

在於事前固我常在事後始卒十五而至成德七十不踰補註葉

此皆兩端之教况於有意無意物正正物之分辨也耶補註葉

曰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

渠先玉解絕無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

卒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教帶之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集釋義當為命不得為

也明補註此章言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智者利仁之事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

不相集釋待期也方局定也公則無補註葉氏曰意者明心之始

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

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

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自無

則曰絕一則可笑何用史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自一病

大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數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

盡去則首養而無害矣集釋繫猶穿鑿必欲入於物補註天理一

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集釋妄虛偽也不誠

所謂必有事焉而
聖不可知者也

繫猶穿鑿必欲入於物

補註天理一貫上章

妄虛偽也不誠

起若無知而妄補註妄謂妄心童氏發微曰易序卦傳云有元妄作也素預定也補註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隨上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妄去謂無妄止畜也養頤也大謂大過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畫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

立斯立動斯和矣集釋必精義張子釋九事豫則立如此而又推本

之補註也故立斯立動斯和正釋中庸九事豫則立意集解九事

也故欲民之善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其教人之善非知則又不

能行也故又必精義以研之精言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既明行

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和矣所謂豫則立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哉此立以教言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集釋張子以

兩事補註釋論語之意言志道則能據德而依集解德而能據則

說補註仁依仁則可游藝也以仁故不失和集解日新月成故

曰不止能依於仁則與理為一故不惟大者不失雖小如藝者亦

可以游焉而不失其和矣和者從容中道也蓋人多勉於大而忽

於小與理為一則小者大者皆不忽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補註釋論語

意不惑則知之明輕重必不差也故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集釋正經約

正其經常之道補註言博文之功可以至於約禮之地童氏發微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集釋此言順理徒義為窮理精義之本而補註知而不行則是知

且習察不知智之甚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

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

以勉行此五者集釋差等也其本先乎知主乎仁成乎勇各有差等

朋友之補註釋中庸之意五者謂天下之達道君臣集釋本初也

之具也生知安行者德成於天而自無私欲誠而明也故屬於仁
卒知利行者由知而進明而誠也故屬於知困知勉行者則勇往
直前勉力以為之故屬於勇此正所謂本之有差也此說與朱子不同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

當然爾集釋無欲無惡但知補註此釋表記孔子之言蓋中心安仁
責己自脩也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

下一人而已其下文云君子議道集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
自己故曰推責己一人當然爾仁正是安仁天下一人言

難得也此以上四句見表
記下一句是張子解詞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集釋篤者已厚

厚補註所謂行之篤者非敦篤之謂也如
也天道不已而然七後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

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

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集釋

達即其也與猶助也達即其悅其循理者不悅其不循理者此善
以天下不善以天下也只一其字生出天下二字乃見其達即孔

子三人行必有我師補註達善達不善言善惡皆達之天下無物
之意從善而改惡也我之私也蓋循理者與人共悅之不循

理者與人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務使人改
之而後己是以不善達之天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

必以與人使之益勸於為善是以善達之天下善以
天下不善以天下與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意同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如是集釋名以善人止言其
志於仁而無惡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

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集釋致

室致力於學也
室道之深奧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

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集釋 徒善者或流於不當故未必盡義徒是者或失於兼愛故未必盡仁好仁也惡不仁義也必兩盡其道語不及義張手

推言補註 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謂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查矣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

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未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

其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其矣學者

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集釋 篤信好學好仁之始也好德如好色則成德矣見過自訟惡不仁之始也不使加乎其身則無惡矣故孔子嘆其未見其

人者思之甚而補註此雜釋論語之意蓋好仁惡不仁非篤實難其人也

補註信好學者不能也故孔子嘆未見其人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集釋 孫者入敏者進而不已書說命曰惟孝遜志務時敏張子曰孫志於仁義惟其敏是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可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

來皆其義也

集釋 温故知新以下皆博文約禮之類文者至著之物禮者至簡之理博文約禮則可不背於道此孔子之意

張子以為博文而不約則叛去於禮

約而不博則叛去於文語意小異

集解 至著者文至簡者禮也多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釋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温故知新之義也

聞而察來又是解釋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温故知新之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補註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責已及躬者當知天下之大國家之廣無人人皆非之理為孝至于但務及已

未曾咎人此問

孝之極功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

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

蓋繫也妄也天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集釋 傳言之者但聞所語而傳說之不闕

其所未信也。卒行之者，見所為而效行之，不闕其所未安也。聞斯行之多見而失之，雖有篤孝，緩行之分，然又愈于不知者，亦勝于中人也。不知其理，補註此亦雜釋，而妄作者則下矣。論語之意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集釋隱其

多及私及溥，其道皆未施于政而自善其身，此隱而未見之仁也。補註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各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恩澤所及，以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蓋非顯然可見者，故曰隱而未見。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集釋為山未

顏子去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貫，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集釋

為人喪已，故失之于慕外之多，好高不實，故實之于得中之小事，理不察，失之勿易，問卒若難，失于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為己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密，仰高替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

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補註猷謀也。學者終日當以禮義為事，則曰

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休齊顏色，順聲令。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集釋心

無道也不窮乎理，心勉求之，不得乎道，豈若窮理之至，俾道之自立而守之固，不思而得而知之明乎。夜容中道，聖人也。正猶已之知人待我，而后知也。豈若人之自立，自得其有限乎。

考求迹合，以免罪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集釋以為

無失，出表記考道必稽古昔稱先王也。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率焉，亦可以無失矣。考求故迹，如前人犯其事，以其例斷其罪，律有正條，而人徇以狹勢考求，形迹之相合，以免罪疾，例雖有行，律則無載，若是者，畏罪之人耳。豈近道乎。故曰考道求無失而已矣。

補註釋表記之意，蓋謂至道以王仁者安仁之事，義道以霸知者利仁之事，考道以為無失，畏罪者強仁之事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

不可推而行。集釋窮理窮其性之理，浮圖不知君臣父子之道，補註而指空為性，豈知性即君臣父子之實理哉。

浮圖釋氏也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是其一漏之說不可推而行也童氏發微曰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佛氏曰作用是性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躰躰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

昭明能兼昭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自神

無滯補註此釋中庸之意蓋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所謂誠則形也

徙義則德自通變所謂動則變也誠通其變則自神無滯所謂變

則化集解性之偏而推之以至于誠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

矣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連面字體象既以誠而

定則文節必有著見于外雖非全體大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

意不行而餘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

竟被之義徙而後之矣誠而至于徙義則體用全備故德自能通

變通變者事變多端無不法隨時變遷以通之也通變則自神無滯故謂之化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

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集釋有不

知之感而遂通暢其兩端受命如響也無不知者則無所知空

然無思無為也此皆聖人感通之妙而本之以靜无索隱行怪務

高難行也致曲有誠之化如此才如顏子問人之才分如哀公問

政之分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泛情而言空與論語意不同

集釋此釋論語之意蓋聖人以無知自處所以告人之際無所不

則不知乃知即知乃不知即執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即即

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

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

道教之是誣也集釋言人未能傳後我之教也難而惡者當後施之

極大小之事各有至當之理也論語以為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

不教以遠大張子以為為幼習之事長大而後教之人必倦怠語意

八

補註

李也

三

仲尼問同本異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各異以此集釋問同各異如各顏淵仲弓

補註此又釋樂記之意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書貫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

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集釋孔子曰善問者如扣鐘即此之謂乘其間而施之若

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張子之言蓋本諸此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蔽集釋正其志而繼續不已不待譬說之明而自

曉矣若言扞格而不入安能微妙精密而蔽人之中乎教人者貴如是也

補註謂能使學者之意盡無間也罕譬而喻此方之辟少而感動之意深也微而蔽言不峻而善則明矣

集解善教者能感動人使則不必多為譬說而彼自喻矣蔽善也教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易以入焉則不必显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孝記而不

盡用其旨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

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集釋官先事者仕而優則孝非惟讀書不

此皆所以為孝補註釋孝記之意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所而弗聞此七

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孝則先其職集

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孝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集

解此亦訓解孝記大倫猶言大槩大端事著其所主之事而教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

大端而言也

可也。蓋忘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往直去底意。又《集釋》：此意私已之，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九營為謀，度皆意也。《補註》：此以論語道之以德釋祭義。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之意。《集解》：法制禁令，物也。道以德者，躬行物外已遇事而運量經營之謂意。已著于物，故為私智。則未遇事之時，大槩立志也。故為公言。諭人者不待其意已發而後禁之，當先其意而躬行以化之，使其志于聖賢無不翼順可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集釋》：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蚩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大人所存善惡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集釋》：不己樂而衆樂同親也。而敬長此皆通於天下無遠近古今之間者也。《補註》：達諸無物我之私也。與前達善達不善章意同。

子而學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集釋》：民物皆吾子也。而好所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之則吾儒者之教行也。《補註》：太玄經曰：陽氣乎微，司馬氏註云：乎然則乎者物之始化也。言教人者如子而乎化之乎化覆育之也。衆好者翼飛之翼飛引誘之也。則吾之道可以行矣。《集解》：子言愛民如子也。如子也，好善也。戴記曰：領惡而全，好衆好者衆人之化於善者也。翼輔也，助也。翼飛者，顯之揚之，助使為善者得遂其志也。羽族之得遂其飛也。言君子之於民愛之如子而盡誠以乎化之矣。且又明揚有道，凡衆入之化於善而好者，又顯之振之輔翼而使之行，使得如羽族之克遂其飛，則民必勤於為善。吾道行矣。詩曰：維蛇有子，蝶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必之。類蛇類上小虫也。蝶贏土蜂也。取桑虫負之木空中，祝曰：類我。類我七日化為其子，敷善也。橫渠之言蓋取諸此。

大人大人所存善惡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集釋》：不己樂而衆樂同親也。而敬長此皆通於天下無遠近古今之間者也。《補註》：達諸無物我之私也。與前達善達不善章意同。

五卷終

入之出外善首出異神出細出異派音醒之則之曲也為善音
千言變男吹千出吹千出秘善出瀆出曰隱西而全良樂及音
音之出樂及音異派之異派凡善之出四音之音下以千天
字善便字音神之欲出也言樂入音吹千而卒消之卒出
我之則吾謂善之樂音出前指取之欲出善之卒也之應甲衣曰
此也謂善也而此謂善也前指太文之樂曰則原卒幾同為信云

善善我不善草意同
無勝非之也出與前

天不可而為日事樂風外天不可無我古今之間音也 天不可
大人亦善也天不可無我古今之間音也 天不可

